

船山學譜





船山學譜卷之一

根本觀念

榆次 王永祥 纂論

天下惟器論

有清之初承明末理學衰弊之餘講學大儒無不以力矯空虛注重實用為職志顏習齋之極端提倡實習力行者無論矣若亭林若梨洲亦皆對清談式之理學作激烈之駁論亭林之言曰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竟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嗚呼……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

日知錄卷七



習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以爲修己治人之實學此亭林之實用主義也梨洲之言曰

儒者之學經天緯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于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闕論鈴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

也

吳弁玉  
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天緯地立功建業以圖報國此梨洲之實用主意也船山生當其衝故亦不爲例外對陸子靜王陽明之學時作反對之論調雖不無過激要亦時代精神之一種表現也張子正蒙注序曰

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爲閹賊之黨



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

正蒙注中又曰

王氏之學一傳而爲王畿再傳而爲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皆惟怠于明倫察物而求逸獲故君父可以不恒名義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禍一也

其所箸大學章句尤爲深切之闡明

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于心而不昧之謂爾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宜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

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可據而不可得于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有所覩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者盡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無當也求之于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于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洗洋自恣未有不蹶以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于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于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于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于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冥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泯介然有覺頽然任之而德明于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



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無所忌憚以希冀不勞而坐致聖賢者翕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修身制行之間猶不遠于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早歲未惑之先嘗用力于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即異端而所畜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諉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辯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况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于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于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

大學章句  
頁十五

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不能舍夫人宜物曲以盡道行焉而得謂之德處焉而宜謂之善注重行處而不離夫君民親友人宜

物曲之間此先生之實用主義也

然先生好爲深沉之思與亭林梨洲之精神雖同其議論根據之深淺則大有軒輊先生哲學自成系統條理綿密無不有其中心思想爲之貫穿其注重實用亦然自有其根本觀念焉根本觀念爲何曰惟器論周易外傳曰

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無其道則無其器人類能言之雖然苟有其器矣豈患無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聖人知之聖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婦能之人或昧於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無器也無其器則無其道人鮮能言之而固其誠然者也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弔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醴璧幣鐘磬管絃而無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則無其道誠然之言也



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聖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則謂之道道得則謂之德器成則謂之行器用之廣則謂之變通器效之著則謂之事業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爻者效器者也爻有

辭辭者辨器者也故聖人者善治器而已矣

外傳卷五頁四十五

從來談妄言虛之弊莫不由孤立道於日用事爲之外名爲尊之而實棄之于恍惚空冥無所依據之地于是道之真義亡而數千年來理學之講求不過爲咬文嚼字咕暉章句之小技以啓書生無用之譏故欲根本的關清舊習非重新估定道之意義不爲功道者何先生曰治器者則謂之道又曰道者器之道無其器則無其道以今語釋之則道者爲一種方法而能由吾人經驗中之一時間引導吾人于他時間而有價值者也換言之即某一種困難問題之解決方法是也故有弓矢而後射之道立有車馬而後御之道立有子而後有父道有弟而後有兄道有揖讓之必要而始有揖讓之道有弔伐之必要而始有弔伐之道惟其如此故道無一成

不變之道環境變而應付之方亦隨之而變先生所謂漢唐無今日之道今日無他年之道者是也歷來儒者皆以惑于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說遂離道于器而空虛之而道之真理爲之不伸專尙清談不講實用實則既言形而上則上者形之上也有形而後有形而上無形之上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皆所未有者也此義亦見于周易外傳卷五其言曰

形而上者非無形之謂既有形矣有形而後有形而上無形之上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皆所未有者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其下非踐其上也故聰明者耳目也睿知者心思也仁者人也義者事也中和者禮樂也大公至正者刑賞也利用者水火金木也厚生者穀蓀絲麻也正德者君臣父子也如其舍此而求諸未有器之先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而不能爲之名而况得其實乎老子營于此而曰道在虛虛亦器之虛也釋氏營于



此而曰道在寂寂亦器之寂也淫詞輒炙而不能離乎器然且標離器之名以自神將誰欺乎器而後有形形而後有上無形無下人所言也無形無上顯然易見之理而邪說者淫曼以衍之而不知慙則君子之所深鑒其愚而惡其妄也故作者之謂聖作器也述者之謂明述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其器也識其品別辨其條理善其用定其體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成器在心而據之爲得也嗚呼

君子之道盡夫器而已矣

外傳卷五頁四十五至四十六

惟道爲器之道有器而後有道故聰明者耳目之聰明無離耳目而孤立之聰明睿知者心思之睿知無離心思而孤立之睿知仁者人之仁義者事之義無離人事而孤立之仁義也中和者禮樂之中和大公至正者刑賞之公正也無離禮樂之中和離刑賞之公正也利用厚生正德亦然皆有所託而後名以立也夫孰見聰明爲何物睿知爲何狀可摸可索可名可言者乎且言耳目而聰明該焉言心思而睿知顯焉又何必離器而單

言道也乎故先生結之曰君子之道盡夫器而已矣以天下之惟器故也  
思問錄內篇亦曰

統此一物形而上則謂之道形而下則謂之器無非一陰一陽之和  
而成盡器則道在其中矣

盡器則道在其中以道者器之道無其器則無其道故也道器之眞義不  
明而後立虛籠統之弊以生而後索隱行怪之說以立中庸章句曰

形而上者隱也形而下者顯也才說個形而上早已有一形字爲可

按之迹可指求之主名就者上面窮將去雖深求而亦無不可唯一  
槩丟抹下者形籠統向那沒邊際處去搜索如釋氏之七處徵心全  
不依物理推測將去方是索隱又如老氏刪下者可道可名的別去  
尋個綿綿若存他便說有我亦無從以證其無及我謂不然彼亦無  
執以證其必有君子之道則自于己性上存養者仁義禮知之德已  
情中省察者喜怒哀樂之則天之顯道人之恒性以達鬼神後聖之

知能皆求之于顯以知其隱則隱者自顯亦非舍隱不知而特不索

耳

中庸  
第四十

形而上之隱非不索也就者可按之形一直窮將去求之于顯以知其隱而隱者自顯耳依物理以推察考究就性情而存養省察其是也固可以證其必有其非也亦可以證其必無凡無從以證其有無者皆荒誕而不足爲典要者也重證明而不廢人情物理富於實事求是之精神此先生哲學之一大特色也雖然道器既一主夫器形而上既一根夫形則聖人曷爲而謂之爲形而上以啟人附會支離耶先生對此亦有確當之解答形而上者當其未形而隱然有不可踰之天則天以之化而人以爲心之作用形之所自生隱而未見者也及其形之既成而形可見形之所可用以效其當然之能者如車之所以可載器之所以可盛乃至父子之有孝慈君臣之有忠禮皆隱于形之中而不顯二者則所謂當然之道也形而上者也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見可循



者也形而上之道隱矣乃必有其形而後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  
著後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謂之形而上而不離乎形道與器

不相離

易內傳卷五  
下頁三十二

蓋形而上者形器所由之當然之道道雖不能離器以獨立先器而孤存  
而既爲形之所必循隱然有不可踰之天則則此必循而不可踰之性質  
似不能不別于塊然之質器而且爲之名而又不能使此道者虛託于無  
何有之鄉不可捉摸之野故道也器也而概系之于一形不過有上下之  
別耳上下猶前後也猶隱顯也以今語釋之則形之性質功能與夫功能  
所必循之定律所謂道也形之外延形狀可稱可量者所謂器也道與器  
實不相離者也

此道器惟器之辨也道器既不相離而道附于器則體用亦不可分而用  
重乎體此當然之演論也大學章句曰

體用元不可分作兩截

大學頁  
二十四

周易外傳曰

體用相函者也：體以致用用以備體：無車何乘無器何貯故曰

體以致用不貯非器不乘非車故曰用以備體：外傳卷五  
頁四十一

體者原以致用不可以致用者非體也用者所以備體不足以備體者非用也故車即乘車器即貯器無不可乘之車不可貯之器亦無離車而存之乘離器而存之貯也如道器然器以載道道以備器無著效之功能者非器也無可循可見之器以顯用者非道也道器不相離原爲一物之兩面體用亦不可分離異名而同指孟子大全說曰

說性便是體才說心已是用說道便是體才說德便已是用說愛是用說愛之理依舊是體說制便是以心制事如何不是用說宜是用說事之宜便是體乃其大義則總與他分析不得若將體用分作兩截即非性之德矣天下惟無性之物人所造作者便方其有體用故不成待乎用之而後用著仁義性之德也性之德者天德也其有可

析言之體用乎當其有體用已現及其用之無非體蓋用者用其體而即以此體爲用也故曰天地網緼萬物化生天地之網緼而萬物之化生即于此也

孟子一頁三

體用不可分者也渾淪無間者也即體而用現無用而非體手持足履耳聽目察自有手足耳目而已固然矣手足耳目與持履聽察而可析言之乎人造之棹雖有四足而非人搬移不動也此體用之辨也故內傳曰

百物無體不用無用非其體

卷一頁十七

又曰

無用之體則痿痺不仁之體而已

卷二頁四十

注重作用亦先生惟器之義也



依有生常論

惟器論先生之眞理論也認真理爲解決某時間某問題之一種應付方法而反對虛託孤立道于形器之外故一切以形器爲依歸作用爲主宰而依有生常遂爲先生宇宙論之根本義認現象萬物爲實有而不容少疑一切生命爲綿延不斷而不容或息破無尊生而人生之意義于以確立破無立有而科學之根據于以大定重形器故依有重作用故常生此一貫之義也依有生常之義大闡于周易外傳謹說明之而以其他闕無者附焉

夫以爲妄則莫妄于陰陽矣陰陽體道道無從來則莫妄于道矣道有陰陽陰陽生羣有相生之妙求其實而不可亟見則又莫妄于生矣不生而無生而始有則又莫妄于有矣索眞不得據妄爲宗妄無可依別求真主故彼爲之說曰非因非緣非和非合非自非然如夢如幻如石女兒如龜毛兔角捏目成花聞梅生液而眞人無位浮寄

肉團三寸離鈎金鱗別覓率其所見以真爲妄以妄爲真故其至也  
厭棄此身以揀淨垢有之既妄趣死爲樂生之既妄滅倫爲淨何怪  
其裂天彝而毀人紀哉若夫以有爲迹以無爲常背陰抱陽中虛成  
實斥真不仁遊妄自得故抑爲之說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反以爲  
用弱以爲動穰秕仁義芻狗萬物究其所歸以得爲妄以喪爲真器  
外求道性外求命陽不任化陰不任疑故其至也絕棄聖智顛倒生  
死以有爲妄斗衡可折以生爲妄哀樂俱舍又何怪其規避晝夜之  
常以冀長生之陋說哉請得而析之

異端之以有爲妄以生爲妄皆見理不明索真不得而遂據妄以爲宗者  
也一索不得而遂中止其探察愚陋孰甚焉請先立依有義

爲釋言者亦知妄之不可依也爲老言者亦知妄之不可常也然則  
可依而有常者之無妄雖有尺喙其能破此以自怙哉王鮪水如露  
入腹而死水可依而鮪迷所依粵犬見雪而吠雪本常而犬見不常

彼固驕語大千八極者乃巧測一端因自纏棘而同鮪犬之智豈不哀哉鮪迷所依則水即其毒故釋曰三毒犬目無常則雪即其患故老曰大患夫以爲毒患而有不急舍之者乎則其懼之甚憊之甚速捐其生理而不恤亦畏溺者之迫自投于淵也夫

可依者有也至常者生也皆無妄而不可謂之妄也奚以明其然也既已爲人矣非蟻之仰行則依地住非蠃之穴壤則依空住非蜀山之雪蛆不求煖則依火住非火山之鼠不求潤則依水住以至依粟已饑依漿已渴其不然而已于饑渴者則非人矣粟依土長漿依水成依種而生依器而挹以莢種粟粟不生以塊取水水不挹相待而有無待而無若夫以粟種粟以器挹水楓無柳枝粟無棗實成功之退以生將來取用不爽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無毫髮疑似之或欺而曰此妄也然則彼之所謂真空者將有一成不易之型何不取兩間靈蠢姣醜之生如一印之文均無差別也哉是故陰陽奠位一



陽內動情不容吝機不容止破塊啓蒙燦然皆有靜者治地動者起  
功治地者有而富有起功者有而日新殊形別質利用安身其不得  
以有爲不可依者其亦明矣

以上破無立有也無何以妄以有故有有則無無有無不兩立者也有何  
以真以可依故凡可依者必其實有者也若非實有僅然虛幻何曾見虛  
幻而可依者哉何曾見虛幻而可取用不爽者哉因其不爽是以可依以  
可依故有義斯立物物相依相待而有以彼易此僅爲迷妄相待者知其  
有一定之因果也不爽者知其有必然之理數也有因果而且必然則無  
之爲妄有之可依不待辯而審矣且成功之退以生將來則不特現在爲  
有而並無時間之限制永遠可依者也有義既立進建生義

又既已爲之人矣生死者晝夜也晝夜者古今也祖禰之日月昔有  
來也子孫之日月後有往也由其同生知其同死由其同死知其同  
生同死者退同生者進進退相禪無不生之日月春暄夏炎秋清冬

凜寅明申晦非芽不蕊非蕊不花非花不實非實不芽進而求之非  
陰陽定裁不有莖莖非陽動陰感不相拊萼今歲之生昔歲之生雖  
有巧歷不能分其形埒物情非妄皆以生徵徵于人者情爲尤顯踞  
折必喜箕踞必怒墟墓必哀琴尊必樂性靜非無形動必合可不謂  
天下之至常者乎若夫其未嘗生者一畝之土可粟可莠一罌之水  
可沐可灌型範未受于天化裁未待于人也乃人亦不得而利用之  
矣不動之常惟以動驗既動之常不待反推是靜因動而得常動不  
因動而載一故動而生者一歲之生一日之生一念之生放于無窮  
範圍不過非得有參差傀異或作或輟之情形也其不得以生爲不  
可常而謂之妄抑又明矣

夫然其常而可依者皆其生而有其生而有者非妄而必真故雷承  
天以動起物之生造物之有而物與無妄于以對時於以育物豈有  
他哉

以上破幻立常也既知宇宙之有一切可依矣此可依者之生爲常耶爲非常耶常者不動之義不動之義因動而立動者其情之或分或合也不動者其情之分合有定也因其遇分必分逢合必合終古如斯無有更易斯謂之常春暄夏炎秋清冬凜萬世不易也芽蕊花實循環往復次序不紊也墓哀琴樂踞喜踞怒其情有定也可不謂之至常乎不動義外復有不住以其不住亦謂之常倘或住者名之爲滅生既滅矣更何得常同生同死同死同生生死相禪理同進退無不生之日月無不生之日月斯其爲不住而已矣不住者生不住也故爲活動的綿延而不爲或作或輟不動者理不動也故爲不爽的實在而非有參差愧異生不住理不動斯乃謂之常也

有之可依因果之理所必然之顯著也生之爲常循環之數所不斷之泉流也彼異端者何足以語此依有生常之義既立則生斯貴矣

因是論之凡生而有者有爲胚胎有爲流盪有爲灌注有爲衰減有



爲散滅固因緣和合自然之妙合萬物之所出入仁義之所張弛也  
胚胎者陰陽充積聚定其基也流盪者靜躁往來陰在而陽感也灌  
注者有形有情本所自生同類牖納陰陽之施予而不倦者也其既  
則衰滅矣基量有窮予之而不能多受也又其既則散滅矣衰滅之  
窮予而不茹則推故而別致其新也由致新而言之則死亦生之大  
造矣然而合事近喜離事近憂乍往必驚徐來非故則哀戚哭踊所  
以留陰陽之生靳其離而惜其合則人所以紹天地之生理而依依  
不舍于其常者也然而以之爲哀而不以之爲患何也哀者必真而  
患者必妄也且天地之生也則人以爲貴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  
獸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  
廢天地之化故哀與患人禽之大別也而庸夫恒致其患則禽心長  
而人理短愚者不知死之必生故患死巧者知生之必死則且患生  
所患者必思離之離而閃爍規避其中者老之以反爲用也離而超

忽游泆其外者釋之以離鉤爲金鱗也其爲患也均而致死其情以  
求生也亦均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者陰陽之幾凝於性而效  
其能者也其可死哉故無妄之象剛上柔下情所不交是謂否塞陽  
因情動無期而來爲陰之主因昔之哀生今之樂則天下之生日就  
于繁富矣

死生者天地化機所不容已者也盛必有衰生必有死盛而後衰衰乃復  
盛生而後死死乃復生而又何患乎死生哉患死生者皆不明夫不動不  
住生常之義者也不知情循恒軌不可變更而遂患生不知生命不住不  
能少停而遂患死故生常之義明而後人生之意義始大顯于天下既生  
以後則尊情重理以求盡夫生理而曲應乎事變至于死之將至則亦不  
過哀之而以聊表吾欲存生理于延衰之心而已

夫生理之運行極情爲量迨其灌注因量爲增情不盡于一生故生  
有所限量本受于至正故生不容乖則既生以後百年之中閱物之

萬應事之蹟因物事而得理推理而合于生因生而得仁因仁而得義因仁義而得禮樂刑政極至于死而哀之以存生理于延袤者亦盛矣哉終日勞勞而恐不逮矣何暇患焉授之堯名而喜授之桀號而戚喜事近生戚事近死近生者可依而有常然則仁義之藏禮樂刑政之府亦孰有所安也哉故賤形必賤情賤情必賤生賤生必賤仁義賤仁義必離生離生必謂無爲真而謂生爲妄而二氏之說昌矣若夫有爲胚胎有爲流盪有爲灌注有爲衰滅有爲散滅者情之量也則生不可苟榮而死不可致賤則疾不可強而爲藥強而爲藥者妄其所當盡之量而求之于無益豈不悖與單豹藥之于外張毅藥之于內老氏藥之于腠理之推移釋氏藥之于無形之罔兩故始于愛生中于患生卒于無生嗚呼以是藥而試之吾未見其愈于禽鹿之驚走也夫治妄以真則治無妄者必以妄矣治真以妄據妄爲真竊據爲真愈詭于妄逮其末流于是而有彼家鑪火之事而有喟



呪觀想之術則礪舉雜投不可復詰彼始爲其說者亦惡知患死相沿患生作俑其邪妄之一至于此哉是故聖人盡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盡人道者動以順生之幾百年一心戰戰慄慄踐其真而未逮又何敢以此爲妄而輕試之藥也哉故曰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物蓋言生而有也

外傳卷二  
頁二十九

有爲胚胎有爲流盪有爲灌注有爲衰減有爲散滅皆情之量也情者陰陽之幾凝于性而效其能者其可廢哉人之生也存順沒寤遂吾情而已矣健以存生之理以合夫天德動以順生之幾以盡夫人事而已矣重動重健終日勞勞而恐不逮而又何有異端賤形賤情賤生離生之妄也哉以上洋洋數千言破無立有破幻立生先生之衷亦云苦矣抑何所恃而敢云所言之爲確乎見其服從因果律見其服從必然之理數見其有超于空間時間之自在性而斷可依者之爲有爲常然而所見者皆宇宙間之現象也安知現象之不我欺也耶由現象而逆推本體果可恃也耶斷

有之方法一誤而一切皆不足恃矣此先生之所以有以下一段之方法論也

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豈待疑哉用有以爲功效體有以爲性情體用胥有而相需以實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何以效之有者信也無者疑也昉我之生泊我之亡祖禰而上子孫而下觀變于天地而見其生有何一之可疑者哉桐非梓梓非桐狐非狸狸非狐天地以爲數聖人以爲名冬不可使炎夏不可使寒葭不可使殺砒不可使活此春之芽絜彼春之苗而不見其或質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其他光怪影響妖祥倏忽者則既不與生爲體矣不與生爲體者無體者也夫無體者惟死爲近之不觀天地之生而觀之死豈不悖與形非神不運神非形不憑形失所運死者之所以有耳目而無視德神失所憑妖異所以有影響而無性情車者形也所載者神也形載神遊而無

所積則虛車以騁于荒野御者無所爲而廢其事然而不敗者鮮矣故天地之貞化凝聚者爲魂魄充滿者爲性情曰予其性情使充其魂魄者天之事也日理其魂魄以貯其性情者人之事也然後其中積而不可敗矣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所謂無者未有積之謂也未有積則車之無即器之無器之無即車之無幾可使器載貨而車注漿游移數遷尸弱而棄彊游移數遷則人入于鬼尸弱而棄彊則世喪于身息吾性之存存斷天地之生生則人極毀而天地不足以立矣故善言道者由用以得體不善言道者妄立一體而消用以從之人生而靜以上既非彼所得見矣偶乘其聰明之變施丹堊於空虛而強命之曰體聰明給於所求測萬物而得其影響則亦可以消歸其用而無餘其邪說自此逞矣則何如求之感而遂通者曰觀化而漸得其原也故執孫子而問其祖考則本支不亂過宗廟墟墓而孫子之名氏其有能億中之者哉此亦言道者之



大辨也

外傳卷二頁四

執孫子而問其祖考則本支不亂過宗廟墟墓而孫子之名氏其有能億中之者哉此即先生之方法論也所謂由用以得體者是也夫盈天地間皆現象也皆孫子無祖考則孫子何出矣從其孫子而知其祖考之有誰得而否認之哉先生所謂吾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理亦猶是若舍實在爲有無可疑貳之現象而不言而固執隅見必求生此現象之本體描畫擬比而尸立之方許談及其他則無論人生而靜以上非所能見強命之曰體者亦不過如施丹堊於空虛且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舍現象而言本體亦無所謂本體者矣本體者現象之本體也現象者本體之顯著也先生論體用云當其有體用已現及其用之無非體用者用其體而即以此體爲用也其有可析言之體用乎

孟子一頁三

體用不可析則析用而孤立

之體其非用之體明矣離現象而懸虛之本體其非吾之所謂本體者亦明矣然則盈天地間之現象相依相待不動不住皆無可疑有何不可依

而生何不爲常耶

依有生常之義既立于是虛無之說不足以惑世一一而可知其受病所在矣

尋求而不得則將應之曰無姚江之徒以之天下之尋求而不得者

衆矣宜其樂從之也

思問錄內  
篇十二

天下惡有所謂無者哉於物或未有于事非無于事或未有于理非無尋求而不得怠惰而不求則曰無而已矣甚矣言無之陋也

正蒙一  
上頁十四

尋求不得故名之曰無非真無也

言無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犬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一無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

思內  
十二

爲破除言有故激而言無亦非真無也

道無爲天地有爲物生于有不生于無

尚書引義卷四頁一

無不能生有惟有始能生有天地間之現象既無一之可疑而皆有則推其所自生之必有審矣而何以無云乎哉

無則不可爲體矣人有立人之體百姓日用而不知爾雖無形迹而非無實使其無也則生理以何爲體而得存耶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用也用者必有體而後可用

正蒙三下頁五

無則不可爲體而異端必立之以爲體無矣而何體之可言哉

兩間之見爲空虛者人目力窮于微渺而覺其虛耳其實則網緼之和氣充塞而無間

內傳卷四上頁十二

空虛者充塞無間非無也

明有所以爲明幽有所以爲幽其在幽者耳目見聞之力窮而非理氣之本無也老莊之徒於所不能見聞而決言之曰無陋甚矣

正蒙七下頁一

幽者見聞之力窮耳亦非無也



至于不可謂之爲無而後果無矣既可曰無矣則是有而無之也因耳目不可得而見聞遂躁言之曰無從其小體而蔽也善惡可得而見聞也善惡之所自生不可得而見聞也是以躁言之曰無善無惡

也

思內  
十六

太和綱縑充塞無間所謂理者即具于其中無所謂無也無者形無而理亦無之謂也天下無是物也

迷于虛無妄幻之見故有漚合漚散之說

陰陽合散之際無心而有理昧者不察其有理而但見其無心則謂之漚合而漚散矣漚之散合無其理則合之散之無性情故漚亦無性情爲合爲散無功效故漚亦無功效若二氣之良能其動滿盈其理各得其信無毫髮之爽其妙曲盡而微至其靈赫然昭著而感物之哀樂也深性情功效粲然不欺而豈漚之類哉故知空虛無物之中冲漠無朕之際乃仁義禮智之都哲謀肅乂之府特耳目窮而昧

者不察爾不然天下之性情功效惡從而盛以貞之萬世而合符不

爽如此哉

中庸章句  
頁二十五

有必可依生生不住性情功效粲然不欺而豈溷之類哉性情功效貞盛不爽陰陽合散其理各得而豈空虛無物也哉皆崇無之過也且其流弊有不僅此者

無聲無臭之中有載焉天之所以爲天也川流之小德敦化之大德澈于無聲無臭之中而無間也無聲無臭無載存焉斯以爲至矣非以無聲無臭爲載而可謂之至也嗚呼世教衰邪說興而無聲無臭爲載之害烈矣嘗試嗒然而居殯然而休息之微殆至于無息念之生乃幾于無生于斯時也吾之與天地萬物相酢酬者不得其端而皆爲瓦合矣則天地萬物之森然者不得其端而幾疑爲吾之妄見矣則吾之視聽言動欸然而興罄然而止者亦莫得其端而幾疑爲氣機之驅使矣至于此而蔑以加矣至矣故爲佛老之說者自謂其

至而無可復尙也于是儒之駁者竊其說而文之以爲無善無惡之體徧乎心意知而恒一者亦謂其至而無可復尙也此以爲至則頑石至也浮雲至也疲牛之休于蔭奔馬之息于櫪至也道殣之委于塗殍獸之靡於邱至也紂酣於酒池之旁跖寢於旣旦之後至也於是知其窮而又爲之說曰吾將以是應天下感而應如而施而無不各得則無不至矣然而不得其理者不可勝計也蓋其欲不以成心爲師而師其所自感則亦師耳之聽目之視而已矣耳目者小體也嗜欲之役而聲色之黨也由是而狂蕩滅裂之行倡天下乃疾叛其君親而偷以自便此邪說詖行生心害政之本原惟無之一言以爲其藏可勿懼哉

中庸章句  
頁六十二

知依有生常之義則一切浮見邪說舉不足以惑之此本論之所以重要也

天人相通論

先生心性論中主張形色而即天性謂時時在在其繼皆善時時在天人相通故不祇性受於天而性尊形色亦莫不可尊然使我之能以有形色而具夫天性者父母之生我也則人之與天相通者必藉父母之生我而後顯故天固尊而父母之即乾坤亦莫不可尊形之與性乾坤之與父母其所以尊也等耳此一本之論也知一本之論而後先生之人生哲學始與本體論相貫通而後可以即形而見性因心而得理事父事天各得其宜請先讀先生闢墨釋二本之說孟子大全說曰

邪說之立亦必有所以立者若無會歸之地則亦不成其說墨之與儒公然對壘者數百年豈漫然哉天地之間有正道則必有邪徑以尋常流俗只是全不理會道理及至理會道理劈頭一層便得個稍寬一步稍深一步見解苟異其昔日之醉夢無覺者遂不審而以爲至極而喜其乍新利其易致遂相毆以從之此邪之與正自有教以



來只是者個窠臼與聖道亢衡而爭在漢以後爲佛在漢以前爲墨其實一也佛雖出於西夷而引伸文致之者則中國之人士也墨衰而佛盛蓋移彼成此枝葉異而根柢同爾墨氏尙鬼而薄葬唯佛亦然此皆其見諸用者也若其持之以爲體者則二本是已

聖人之道從太極順下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然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莫非乾坤之道所成也天之乾與父之乾地之坤與母之坤其理一也唯其爲天之乾地之坤所成則固不得以吾形之所自生者非天然天之乾一父之乾地之坤一母之坤則固不得以吾性之所自成者非父母故西銘之言先儒於其順序而不逆相合而一貫者有以知夫橫渠之深有得於一本之旨若墨之與佛則以性與形爲二矣性與形二者末之二也性受於無始形受於父母者本之二也以性爲貴以形爲賤則一本真而一末妄末之真者其本大而亦真末之妄

者其本寄託和合以生不足以大而亦妄性本於天人所同也亦物  
所同也人所同者兄之子猶鄰之子也物所同者則釋氏所謂萬物  
與我共命也故從其大本而真者視之無所別也安得異愛親於愛  
人物也至於父母之使我有是形雖未嘗不爲之本乃一妄之興如  
漚之發而赤白和合與妄相吸因有此粉骷髏臭皮囊之身束我於  
分段生死之中則其本原以妄立而其末亦無非妄矣若執妄末以堅  
區宇于妄本之所生橫據異同視鄰子不若兄子則是逐妄末以堅  
其妄本而喪其真本也故生則愛之惟其性之存也死則棄之墨薄葬  
佛荼毗  
惟其形之賤也形本妄而銷隕無餘故生不以形性恒存而生滅無  
異故死亦有覺故薄葬尙鬼之說立焉要其所謂二本者一性本天  
地也真而大者也一形本父母也妄而小者也打破黑漆桶別有安  
身立命之地父母未生前原有本來面目則父母何親何況兄子而  
此朽骨腐肉直當與糞壤俱捐其說大都如此蓋惟不知形色之即

天性而父母之即乾坤也形色即天性天性真而形色亦不妄父母  
即乾坤乾坤大而父母亦不小順而下之太極而兩儀兩儀而有乾  
道坤道乾坤道立而父母以生我則太極固爲大本而以遠則疏父  
母固亦乾道坤道之所成者而以近則親由近以達遠先親而後疎  
即形而見性因心而得理此吾儒之所爲一本而萬殊也孟子一頁七十  
八至七十九  
天之乾與父之乾地之坤與母之坤其理本一天人相通故也天人相通  
故父母一乾坤也乾坤一父母也墨釋惟不知此而賤形離性並形氣所  
本之父母而亦謂爲不足重輕無怪其蔑絕人倫而不惜也張子正蒙注  
於乾坤父母之旨尤爲發揮明暢其言曰

張子西銘竊嘗沈潛體玩而見其立義之精其曰乾稱父坤稱母初  
不曰天吾父地吾母也從其大者而言之則乾坤爲父母人物之胥  
生生于天地之德也固然矣從其切者而言之則別無所謂乾父即  
生我之乾別無所謂坤母即成我之坤惟生我者其德統天以流形

故稱之曰父惟成我者其德順天而厚載故稱之曰母故書曰唯天地萬物父母統萬物而言之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德者健順之德則就人之生而切言之也盡敬以事父則可以事天者在是盡愛以事母則可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親則所以存心養性而事天者在是推仁孝而有兄弟之恩夫婦之義君臣之道朋友之交則所以體天地而仁民愛物者在是人之與天理氣一也而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者父母之生我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理在氣之中而氣爲父母之所自分則即父母而溯之其德通于天地也無有間矣若舍父母而親天地雖極其心以擴大而企及之而非有惻怛不容己之心動于所不可昧是故于父而知乾元之大也于母而知坤元之至也此其誠之必幾禽獸且有覺焉而況於人乎

正蒙九  
上頁二

周易內傳亦曰

父母者吾之所生成者也因之而推其體則爲天地因此而推其德



則爲乾坤天地大而父母專天地疏而父母親故知父母而不知乾坤者有矣未有不知父母而知乾坤者也思吾氣之所自生至健之理存焉思吾形之所自成至順之理在焉氣固父之所臨也形固母之所授也故敬愛行而健順之實知能之良於此而凝承以流行於萬理則見乾於父見坤于母而天地之道不違矣是以可名乾以父名坤以母而父母之尊親始昭著而不可昧

內傳卷六  
下頁十二

因父母以見乾坤則以事天地者事父母可矣天地大而父母專天地疏而父母親則重父母於天地亦可矣此聖學異端之辨也易內傳復曰

天地化醇男女化生形氣交資而生乃遂則乾坤稱父母而父母一乾坤之理於此可見人不能離生以養醇則父母之恩均於天地不可專歸生化於天地以遺忘父母仁人孝子事親以事天即此可悟而天地之化醇人物蕃育以迄消萎屈伸於網緼之內於天地初無所損若父母則劬勞以裕吾之生者皆損己以益其子故曰昊天罔

極尤爲人子者所不可不深念也

內傳卷六上  
頁二十三

嗚呼讀先生此篇而孝敬父母之心不油然而以生者鮮矣此先生衛道之苦心也與



人本主義

先生于道體主惟器于宇宙主依有于氣化主日新皆與吾國之傳統思想大不一致而實皆先生思想之中堅主惟器故重工具而不尙空談主依有故重實在而不尙虛無主日新故重變動而不尙寂靜此種態度清初學者大致皆然而闡之較詳說之較切者莫先生若至于人本主義固亦爲先生之一根本思想但闡發較略故不爲人所注意耳讀四書大全說之中庸說曰

夫其不切于吾身者非徒萬物即天地亦非聖人之所有事而不切于吾身之天地萬物非徒孔孟即堯舜亦無容越位而相求

中庸頁二十五

不切于吾身者置而不論態度何等明顯耶周易外傳亦曰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誰爲爲之道奠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降其濁者清者自升故曰天地定位終古而奠者如斯則道者一成而不可易也今以乾下坤上而目之曰交坤下乾上而目之曰不交則將



易其所奠而別立道以推盪之乎曰非也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爲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則耳目所窮功效所廢其

道可知而不必知聖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極也

外傳卷一  
頁二十五

用必以人爲依而先生重用不重體此其所以依人而建極也依人而建極即人本主義也道者一成而不可易一語似與先生氣化日新性命日生之論不符實則謂德不易非化不新也天地之化日新而天地之德不易爲氣化日新之一公例此所云道不易即德之義也恐啟誤會說明於此思問錄內篇爲先生精力之萃亦曰

道遠人則不仁

張子

夫孰能遠人以爲道哉楊墨佛老皆言人也誕

而之于言天亦言人也特不仁而已矣人者生也生者有也有者誠也禮明而樂備教修而性顯徹乎費隱而無不實治之謂仁竊其未有之幾舍會通之典禮以邀變合往來之幾斯之謂遠人已耳

思內二  
十三

不能遠人以爲道亦依人之義思問錄內篇又曰

天者道人者器人之所知也天者器人者道非知德者其孰能知之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非視不見聽不聞體  
物而不可遺者乎天下之器皆以爲體而不可遺也人道之流行以  
官天府地裁成萬物而不見其迹故曰天者器人者道

人道之流行以官天府地裁成萬物亦以人建極之謂也

船山學譜卷之一終

船山學譜卷之二

氣化論

榆次 王永祥 纂論

論氣化日新

先生于依有生常論中提出生生不住之說此爲先生哲學中之一大要義故單篇述之先生謂氣化之所以日新不住由物質能力之不滅故也  
正蒙注曰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生之散而爲死死之可復聚爲生其理一轍明矣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游魂者魂之散而游于虛也爲變則還以生變化明矣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伸之感而屈生而死也屈之感而伸非旣屈者因感而可復伸乎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即所謂清通而不可象者也器有成毀而不可象者寓于器以適用未嘗成亦不可毀器敝而道未嘗息也以



天運物象言之春夏爲生爲來爲伸秋冬爲殺爲往爲屈而秋冬生氣潛藏于地中枝葉槁而根本固榮則非秋冬之一消滅而更無餘也車薪之火一烈已盡而爲燄爲煙爲燼木者仍歸木水者仍歸水土者仍歸土特希微而人不見爾一甌之炊溼熱之氣蓬蓬勃勃必有所歸若盦蓋嚴密則鬱而不散汞見火則飛不知何往而究歸于地有形者且然况其網緼不可象者乎未嘗有辛勤歲月之積一旦悉化爲烏有明矣故曰往來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滅生滅者釋氏之陋說也倘如散盡無餘之說則此太極渾淪之內何處爲其翕受消歸之府乎又云造化日新而不用其故則此太虛之內亦何從得此無盡之儲以終古趨于滅而不匱邪且以人事言之君子修身俟命所以事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所以事親使一死而消散無餘則諺所謂伯夷盜蹠同歸一邱者又何恤而不逞志縱欲不亡以待盡乎惟存神以盡性則與太虛通爲一體生不失其常死可

適得其體而媿螻災青姦回濁亂之氣不留滯于兩間斯堯舜周孔之所以萬年而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爲聖人與天合德之極致

聖賢大公至正之道異于異端之邪說者以此

正蒙注卷一上頁七

先生之學得于橫渠者居多氣化日新論尤其顯著者也春夏生氣不因秋冬而絕此天運之不滅也車薪之火一烈已盡而爲燄爲煙爲燼其爲量仍未滅特形變耳此有形之不滅也由有形之不滅而物質不滅之論立由天運之不絕而能力不滅之論亦立其不滅也非一成而不變也往來屈伸者不絕于宇宙之間特其所謂往來屈伸者乃日新變化而非生滅耳物質無生滅倘有生滅則既滅矣既散盡無餘矣何處得無盡之儲以供日生以維宇宙萬物于不匱耶即曰有供此無盡之儲者而日生日滅日滅者果何往耶此皆不可思議者也凡不可思議者皆妄論也物質無生滅能力亦無生滅倘有生滅則昨日之能力既滅矣既散盡無餘矣今日之能力不毫無依藉也耶假如昨日讀書而理明一分使能力生滅

則今日讀書將一如昨日之讀新書者然毫不能有所日增有所進益明日且將復然日日且將復然是非人類之智識將永爲初開渾沌時矣其不然審矣先生曰未嘗有辛勤歲月之積一旦悉化爲烏有蓋謂此也嗚呼物質不滅能力不滅之論在科學昌明時代固爲老生常談而求之數百年前之一窮經學者則可爲歆羨者矣

先生固主張物質不滅能力不滅者然實畸重能力不滅方面其物質不滅論特用以比證能力不滅耳其畸重也奈何曰爲教人爲善計也惟其能力不滅精神不滅故伯夷盜跖生異而死亦不同人或不至惑于死則同歸一邱之見而生前凡百不恤逞志縱欲此一方便也所謂善吾生所以善吾死者此也亦惟其能力不滅精神不滅故目前之成敗得失非真成敗得失也能力無徒費者不可因一時之失敗而遽阻其前進之銳氣必有收效之一日一事以報汝于有形或無形能力亦無暫進即止或一進不退者不可因一時之小得即志驕意滿訢訢而浮必戰戰兢兢存神

盡性以求大果于將來歷來哲人其哲學思想必偏重于教育方面雖船山先生亦非例外也周易內傳卷六有一段論此甚明其言曰

往者非果往也屈而已矣來者非終來也信而已矣故死此生彼非有區畫之報而歸於大化之網緼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屈則鬼而信則神聽其往來之自致而貞一之體不喪則清剛和順之德不息於兩間形神聚散交無所亂矣死生且然而況于物之順逆事之得喪乎同一指也同歸而一致者也其殊塗而百慮者爲得爲喪爲進爲退爲利爲害聖人視之屈信異而指無殊若見爲往而戚焉見爲來而訢焉外徇物而內失已屈而不能信信而不能屈指之用喪而指之體亦廢矣故曰何思何慮爲天下之往來言也知其憧憧者不越於一指而愛養其指全體以待用者不窮感以其同歸一致而不感以往來不貞之思慮何從而起乎

內傳卷六  
上頁十六

歷來解殊塗百慮同歸一致者類以天下道術根本皆一或理一分殊爲



言獨先生用以釋成敗得失須算總帳之旨意謂殊塗百慮者一時之得喪進退也同歸一致者到頭之水落石出也人須不以一時之得喪進退爲憧憧之喜怒而以將來之水落石出大結大果爲貞一之思慮方能不窮于因應而完成其全體大用此能力不滅論之又一方面也

氣化日新之說既爲先生之一根本觀念故不憚重複而言之易內傳曰自天地一隱一見之文理則謂之幽明自萬物之受其隱見以聚散

者則謂之生死自天地至足之體以起屈伸之用而生死乎物者則

謂之鬼神天地之道彌綸于兩間者此而已矣

內傳卷五  
上頁十六

生死幽明不過一聚一散之或或隱見耳有日新而無消滅也又曰

易言往來不言生滅原與反之義著矣以此知人物之生一原于二

氣至足之化其死也反于絪縕之和以待時而復特變不測而不仍

其故爾生非創有而死非消滅陰陽自然之理也

內傳卷五  
上頁十五

往來者日新也生滅者日死也故言往來而不言生滅生非創有而死非

消滅故也外傳亦曰

有往來而無死生往者屈也來者生也則有屈伸而無增減屈者固有其屈以求伸豈消滅而必無之謂哉

外傳卷六  
頁二十四

思問錄曰

言幽明而不言有無張子至矣謂有生于無無生于有皆戲論不得

謂幽生於明明生於幽也幽明者闔闢之影也故曰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思內  
十一

正蒙注亦曰

散而歸于太虛復其綱縊之本體非消滅也聚而爲庶物之生自綱縊之常性非幻成也聚而不失其常故有生之後雖氣稟物欲相窒相梏而克自修治即可復健順之性散而仍得吾體故有生之善惡治亂至形亡之後清濁猶依其類

正蒙一  
上五

聚而不失其常此性之所以善也故人無自餒克自修治即可復性散而

仍得吾體此死之所以非即漸滅故人無縱欲善吾死者必善吾生此二語括盡其教人之微意矣

諸類此論屢見不一見總之氣化之所以不滅由于屈伸往來之刹那刹那而相繼刹那刹那而相繼者無時不生之謂也氣化無時不生此日新之公例一內傳曰

凡天地之間流峙動植靈蠢華實利用于萬物者皆此氣機自然之感爲之盈于兩間備其蕃變益無方矣而其無方者惟以時行而與偕行自晝徂夜自春徂夏自來今以溯往古無時不施則無時不生故一芽之發漸爲千章之木一卵之化積爲吞舟之魚其日長而充周洋溢者自不能知人不能見其增長之形而與寒暑晦明默爲運動消於此者長于彼屈于往者伸于來學易者而知此則天下皆取善之資而吾心無可弛之念其于益也不亦大乎

內傳卷三  
下頁九

思問錄外篇亦曰

已消者皆鬼也且息者皆神也然則自吾有生以至今日其爲鬼于天壤也多矣已消者已鬼矣且息者固神也則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不遠矣以化言之亦與父母未生以前一而已矣盈天地之間網緼化醇皆吾本來面目也其幾氣也其神理也

釋氏交臂失之而冥搜索之愚矣哉

思外六

屈伸往來既刹那刹那而相繼則後一刹那謂前一刹那即爲鬼而前一刹那視後一刹那即爲神矣刹那刹那而日新不已人之所以能繼續爲人者也不相繼于限定之區域則死矣

氣化日新既無時不生無時而不有鬼神之相遞則必無有截然劃分析而爲段落之理氣化如電影然實一活動的綿延如流水然實一不斷的前逝也故周易外傳先生有最明切之言論以闡分析之說其言曰

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對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無有此也求之于萬物無有此也反而求之于心抑未諗其必然也故以此深疑邵



子之言易也陰陽者二儀也剛柔者分用也八卦相錯五十六卦錯綜相值若是者可謂之截然而分析矣乎天尊地卑義奠于位進退存亡義殊乎時是非善惡義判于幾立綱陳常義辨于事若是者可謂之截然而分析矣乎天尊于上而天入地中無深不察地卑于下而地升天際無高不徹其界不可得而剖也進極于進退者以進退極于退進者以退存必于存邃古之存不留於今日亡必於亡今者所亡不絕於將來其局不可得而定也天下有公是而執是則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善不可謂惡盜蹠亦竊仁義惡不可謂善君子不廢食色其別不可得而拘也君臣有義用愛則私而忠臣愛溢于羨牆父子有恩用敬則疏而孝子禮嚴于配帝其道不可得而岐也故麥秋於夏螢旦其昏一陰陽之無門也金燭則液水凍則堅一剛柔之無畛也齒髮不知其暗衰爪甲不知其漸長一老少之無時也雲有時而不雨虹有時而不晴一往來之無法也截然分析而必

相對待者天地無有也萬物無有也人心無有也然而或見其然者

據理以爲之銖兩已爾

外傳卷七頁一

天地之界不可得而剖進退存亡之局不可得而定是非善惡之別不可得而拘綱常之義不可得而岐陰陽無門剛柔無畛老少無時往來無法凡此諸端皆見天地人物事宜之妙化無可分析之理皆渾淪整貫者也內傳中亦有論此者

蓋嘗觀於四時之行矣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而非必有截然分界之期而不相爲通陰晴寒暑於至盛之中早有互動之幾密運推移以損此之有餘益彼之不足齊麥冬榮靡草夏死幾用其微一如二簋之亨而陰陽之成質不虧生殺之功能自定則有孚而可貞者固然時行其正損益行其權乃既損既益而時因以變遷則損益行而時因與偕行也一元之開闔一歲之啓閉乃至一日之旦暮一刻之推移皆有損益存乎其間而人特未之覺耳愚者見其虛而以爲損而

不知未嘗損也見其盈而以爲不可損而不知其固損也苟明乎此則節宣順其理勢調變因其性情質文刑德哀樂取舍無容執滯而節有餘以相不足無一念之可廢其幾矣庶幾得與時偕行之大用

與內傳卷三  
下頁四

陰晴寒暑於至盛之中早有互動之幾密運推移以損此之有餘益彼之不足此其所以不可截然分析也內傳中又曰

以天化言之寒暑之變有定矣而由寒之暑由暑之寒風雨陰晴遞變其間非日日漸寒日日漸暑刻期不爽也以人物言之少老之變有定矣而修短無期衰旺無恒其間血氣之消長非王之中無偶衰

衰之後不再王漸王漸衰以趨於消滅可刻期而數也

內傳卷六上  
頁三十一

非刻期不爽不可刻期而數即不可分析之意也思問錄中亦有二段論此茲並錄之其言曰

皇極經世之旨盡於朱子破作兩片之語謂天下無不相對待者耳

乃陰陽之與剛柔太之與少豈相對待者乎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有是氣則成是質有是質則具是氣其可析乎析之則質爲死形而氣爲游氣矣少即太之稊也太即少之老也將一人之生老少稱爲二人乎自稊至老漸移而無分畫之涯際將以何一日焉爲少之終而老之始耶故兩片四片之說猜量比擬非自然之理也世外十三

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可云二也自其合則一自其分則多寡隨乎時位繁賾細密而不可破疊疊而不窮天下之數不足以紀之參差良益莫知其畛乃見一陰一陽之云遂判然分而爲二隨而倍之瓜分

縷析謂皆有成數之不易將無執與思內三十

氣化不可截然分析此日新之公例二氣化既不可分析則先天後天之說爲謬易外傳曰

後天先天之說不可立也以固然者爲先天則以次而有者其後矣以所從變化者爲先天則已成者爲後矣兩者皆不可據也以實言



之徹乎今古通乎死生貫乎有無亦惡有所謂先後者哉無先後者  
天也先後者人之識力所據也在我爲先者在物爲後在今日爲後  
者在他日爲先不貳則無端委之殊不息則無作止之分不測則無  
漸次之差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東西南北者人識之以爲嚮背也  
今昔初終者人循之以次見聞也物與目遇目與心遇而固然者如  
斯舍所見以思所自而能然者如斯要非理氣之但此爲先但此爲  
後也理之御氣渾淪于無門即始即終即所生即所自生即所居即  
所行即分即合無所不肇無所不成徹首尾者誠也妙變化者幾也  
故天之授我以命今日始也物之受性于天今日始也成形成色成  
生成死今日始今日終也而君子以之爲體天之道不疑未有之先  
何以爲端不億既有之後何以爲變不慮且無之餘何以爲歸夭壽  
不貳而死生貞學誨不倦而仁智定乃以肖天地之無先無後而純  
乎其天不得已而有言則泝而上之順而下之神明而隨遇之皆無

不可而何執一必然之序彙括大化于區區之局格乎

外傳卷七頁六

不貳則無端委之殊不息則無作止之分不測則無漸次之差不貳不息不測此所以不能分析也不能分析而何先後天之立哉思問錄中亦有數段駁先後天之說雖與氣化不可分析之旨無甚深密關係以其連類並附于後

易言先音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以聖人之德業而言非謂

天之有先後也天純一而無間不因物之已生未生而有殊何先後之有哉先天後天之說始於元家天地生物之氣爲先天以水火土穀之滋所生之氣爲後天故有後天氣接先天氣之說此區區養生之瑣論爾思外八

天純一而無間亦不可分析之故也又曰

邵子之言先天亦倚氣以言天耳氣有質者也有質則有未有質者淮南子云有夫未始有無者所謂先天者此也乃天固不可以質求

而並未有氣則強欲先之將誰先乎張子云清虛一大立誠之辭也  
無有先於清虛一大者也思外二  
十五

思問錄外篇又曰

不於地氣之外別有天氣則元家所云先天氣者無實矣既生以後  
元之所謂後天也則固凡爲其氣者皆水火金木土穀之氣矣實但穀  
氣一日

氣胃未生以前胞胎之氣其先天者乎然亦父母所資六府之氣也在

己與其在父母者則何擇焉無已將以六府之氣在吾形以內醞釀  
而成爲後天之氣五行之氣自行于天地之間以生化萬物未經夫

人身之醞釀者爲先天乎然以實推之彼五行之氣自行而生化者

水成寒火成炁木成風金成燥土成濕皆不可使絲毫漏入于人之

形中者也魚在水中水入腹則死人在氣中氣入腹則病入腹之空

且爲人害况榮衛魂魄之實者乎故以知所云先天氣者無實也思外  
廿五

夫氣化渾淪無間不可分析者也不可分析則雖日新日生而實非日易

以異物也今日之風雷固非昨日之風雷而今日之風雷實無以異于昨日者也今日之日月固非昨日之日月而今日之日月亦實無以異于昨日者也使截然而爲二物則何以不可分析乎何以純一而無間乎日新者無時不生之謂也截爲二物則前一物死矣尙何日新之云乎日新者鬼神迭遞之謂也截爲二物則前一物爲鬼而不復爲神後一物無所承繼而突爲神是鬼神不相繼也而豈日新之理乎雖然其說不如是之簡單也請再讀思問錄其言曰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風雷非昨日之風雷是以而不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風同氣雷同聲月同魄日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視聽同喻觸覺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類聚而化相符也其屈而消即鬼也伸而息則神也由天則生鬼則死消之也速而息不給于相繼則天而死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消亦槁而死不能待其消之已盡而已死則未消



者稿故曰日新之謂盛德豈特莊生藏舟之說爲然哉

思外六

由天地之化剎那維新故人須盡日新之德而不守其故方能不負妙化之則而與之相應不然則雖生而死矣然于此有附帶之一問題焉氣化日新而何以風雷仍風雷日月仍日月視之如一也其日新之法究如何而不惑人觀聽乎曰化雖日新而德則不易以德之不易者類聚而化相符故日新而不亂其則也今日之官骸如此視聽如此觸覺明日之官骸亦然不覺其異也

以德之不易者類聚而化相符此日新之公例三思問錄外篇又曰

張子曰日月之形萬古不變形者言其規模儀象也非謂質也質曰代而形如一無恒器而有恒道也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非今水之日谷即古水鐙燭之光昨猶今也而非昨之火即今火水火火近而易知日日月月遠而不察耳爪髮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則疑今

茲之日月爲邃古之日月今茲之肌肉爲初生之肌肉惡足以語日  
新之化哉陽而聚明者恒如斯以爲日陰而聚魄者恒如斯以爲月  
日新而不爽其故斯以爲無妄也與必用其故物而後有恒則當其  
變而必昧其初矣

思外二十九

質日代而形如一亦化日新而德不易之義也于此又有一問題焉氣化  
既日新往來則異端輪迴之說非一往一來之說耶而何以非之請觀易  
外傳

天地之間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自虛而  
實來也自實而虛往也來可見往不可見來實爲今往虛爲古來者  
生也然而數來而不節者將一往而難來一噓一吸自然之勢也故  
往來相乘而迭用相乘迭用彼異端固曰死此生彼而輪迴之說興  
焉死此生彼者一往一來之謂也夫一往一來而有同往同來者焉  
有異往異來者焉故一往一來而往來不一化機之妙大造之不可

爲心豈彼異端之所得知哉

嘗論之天地之大德則既在生矣陽以生而爲氣陰以生而爲形有氣無形則游魂盪而無即有形無氣則齒骼具而無靈乃形氣具而尙未足以生邪形盛于氣則壘而萎氣勝于形則浮而枵爲夭爲尪爲不慧其去不生也無幾惟夫和以均之主以持之一陰一陽之道善其生而成其性而生乃伸則其于生也亦不數數矣男女構精而生所以生者誠有自來形氣離叛而死所以死者誠有自往聖人之與異端胥言此矣乃欲知其所自來請驗之于所自往氣往而合于杳冥猶炊熱之上爲濕也形往而合于土壤猶薪炭之委爲塵也所以生者何往乎形陰氣陽陰與陽合則道得以均和而主持之分而各就所都則無所施和而莫適爲主杳冥有則土壤有實則往固可以復來然則歸其往者所以給其來也

顧既往之于且來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其異者非但人物之生死然

也今日之日月非用昨日之明也今歲之寒暑非用昔歲之氣也明用昨日則如鏡如鏡而有息有昏氣用昨歲則如湯中之熱溝澮之水而漸衰漸泯而非然也是以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斯日月貞明而寒暑恒盛也不用其故方盡而生莫之分劑而自不亂非有同也其同者來以天地之生往以天地之化生化各乘其機而從其類天地非能有心而分別之故人物之生化也誰與判然使一人之識亘古而爲一人一物之命誰與判然亘古而爲一物且惟有質而有形者可因其區宇畫以界限使彼此亘古而不相雜所以生者虛明而善動于彼于此雖有類之可從而無畛之可畫而何從執其識命以相報乎夫氣升如炊溼一山之雲不必其還雨一山形降如炭塵一薪之糞不必還滋一木有形質者且然奚況其虛明而善動者哉則任運自然而互聽其化非有異也

外傳卷六  
頁十四

不用其故方盡而生莫之分劑而自不亂生化各乘其機雖有類之可從



而無畛之可畫此日新之公例四知此公例而輪迴之說破矣一山之雲不必其還雨一山一薪之糞不必其還滋一木而何一往一來之必同其區宇哉

日新之公例定而氣化日新之說明日新之說明而天地終始之說亦明矣易外傳曰

以理求之天地始者今日也天地終者今日也其始也人不見其始其終也人不見其終其不見也遂以謂邃古之前有一物初生之始

將來之日有萬物皆盡之終亦愚矣哉

外傳卷四  
頁三十五

刹那之化即天地之化也刹那即消故可曰天地終者今日也刹那即生故可曰天地始者今日也氣化日新刹那相繼無中絕之理而何天地盡終之虞哉易外傳又曰

始以爲生終以爲成皆陽與爲功矣何以知之以敦艮之厚終者知之天地之始天地之終一而已矣特其陰中陽外無初中乘權之盛

而陽之凝止於亢極以保萬物之命者正深藏以需後此之起故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於道物必肖其所生是道無有不生之德  
亦無有卒於陰之理矣萬物方以此終即以此始舊穀之登新穀之  
母也而何疑其有卒乎陰之一日哉

外傳卷四  
頁十二

道無不生之德無不生則無終盡之理也易外傳又曰  
嘗試驗之天地之生亦繁矣倮介羽毛動植靈冥類以相續爲蕃衍  
由父得子由小嚮大由一致萬固宜今日之人物充足兩間而無所  
容而土足以居毛足以養遂古無曠地今日無餘物其消謝生育相  
值而償其登耗者適相均也是人之兵疫饑饉率歷年而一遇則既  
有傳聞以紀之若鳥獸草木登耗之數特徵遠而莫察乃驚攫凍暵  
野燒淫漲之所耗者亦可億而知其不盈則亦與夏晝冬夜長短之  
暗移無有殊焉要其至足之健順與爲廣生與爲大生日可以作萬  
物之始有所缺則亦有一物而不備矣無物不備亦無物而或盈夫

惟大盈者得大虛今日之不盈豈慮將來之或虛哉

外傳卷四  
頁三十三

此以生物之繁殖而今日尙未無所容消謝生育常相值而有以推將來之不終也易外傳又曰

謂天下之動也必增其靜也必減其生也日以增而成其死也日以減而滅千章之木不給於一埵之灰市朝之人不給於原阜之冢初古之生今日而無影跡之可舉因而疑天下之始鉅而終細也獨不曰前此之未有今日之繁然而皆備乎且以爲由一而得萬如竅風之吹於巨壑或疑其散而不歸漫以萬而歸一如石粟之注於蠡瓢以不憂其沓而難容邪強而歸之必殺其末以使之小是以輕載重以杪承幹而化亦弱喪以不立矣

外傳卷六  
頁十八

明此而天地無終了之一日益顯明無疑矣

論太極

先生于論道器中謂形而上者當其未形而隱然有不可踰之天則形而下者有所必循之當然之道論依有生常中謂陰陽合散之際無心而有理冲漠無朕之際乃仁義禮智之都哲謀肅乂之府論氣化日新中亦謂德不易而化日新無恒器而有恒道夫所謂天則者何耶當然之道者何耶理者何耶恒道者何耶先生闢虛無尙現實其所謂道者果如何也耶先生于道器雖重器于體用雖重用然器必有道用必有矩此道也矩也哲思中一重要問題也依有生常矣而萬有之所以相待不爽生之所以不動不住仍有其所以不爽不動不住者在哲思中一重要問題也氣化日新質力不滅矣而日新之德有恒之道其性質如何哲思中一重要問題也先生解答此問題之答案統見于論太極諸條中太極即道天地人物所共由之通理也治器之道此太極也氣化之恒道此太極也有生之所以不爽不動此太極也哲學職志即在尋求此天地人物所共由之



通理而已故論太極爲語道者所必先張子正蒙注曰

太極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道也

卷下一  
頁一

又申道之意義曰

名者言道者分析而名言之各有所指故一理而多爲之名其實一也太虛即氣網緼之本體陰陽合于太和雖其實氣也而未可名之爲氣其升降飛揚莫之爲而爲萬物之資始者于此言之則謂之天氣化者氣之化也陰陽具于太虛網緼之中其一陰一陽或動或靜相與摩盪乘其時位以著其功能五行萬物之融結流止飛潛動植各自乘其條理而不妄則物有物之道鬼神有鬼神之道而知之必明處之必當皆循此以爲當然之則于此言之則謂之道

正蒙一上  
頁十七

然曰通理曰當然之則非固有一物于彼焉于此焉使天地人物可循領執行如手持物者然也就天地人物之日用流行條理不妄之妙化而言無以狀之姑名之曰道而已道非實物也故周易內傳闡太極之性質曰

太者極其大而無尙之辭極至也語道至此而盡也其實陰陽之渾合者而已而不可名之爲陰陽則但贊其極至而無以加曰太極太極者無有不極也無有一極也惟無有一極則無所不極故周子又從而贊之無極而太極陰陽之本體網緼相得和同而化充塞於兩間此所謂太極也張子謂之大和中也和也誠也則就人之德以言之其實一也

內傳卷五上  
頁二十五

陰陽之本體網緼相得和同而化充塞於兩間天地人物之所以日用流行條理不妄者循此不失耳然此和同而充塞者果有物可指耶無時無地非和同而充塞者若爲一物具何形狀而有此法力耶以是知所謂太極者不過一贊辭耳就此陰陽之本體和同充塞之秉德而無以名之姑狀之曰太極太者極其大而無尙之辭以今語釋之則普遍之謂也極者至也語道至此而盡以今語釋之則絕對之謂也

然則太極之定義可知已太極者天地人物所由之通理循之以爲當然

之則而既普遍又絕對者也以絕對故則陰陽之渾合者不待條件而自  
生於氣化之中自生自足而盡性即所以盡道以普遍故則此渾合者無  
處無時而不顯其德能以施用不僅限於一曲之私先生內傳中又曰易  
有太極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固有之則絕對義也同有之則普遍義也其  
論曰

易有太極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固  
有之則生同有之則俱生矣故曰是生是生者立于此而生非待推  
於于彼而生之則明魄同輪而源流一水也乾有太極也坤有太極  
也無所變而無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不謂太極有易也惟易有太  
極故太極有易所自生者肇生所已生者成所生無子之叟不名爲  
父也性情以動靜異幾始終以循環異時體用以德業異迹渾淪皆  
備不漏不勞固合兩儀四象八卦而爲太極其非別有一太極以爲  
儀象卦爻之父明矣又安得層累而上求之

不待條件而自然渾合充塞所謂固有之也渾合充塞者生生不已之妙用故又曰固有之則生乾有太極坤有太極無所變而無太極所謂同有之也物物俱有時時俱有故又曰同有之則俱生易有太極謂凡陰陽之所變合皆具此固有同有之性質也太極有易謂具此固有同有性質之太極無往而不在動靜盪激中也然則所謂易有太極太極有易諸語不過形容天地之妙化生生不已生生不妄之謎而非如道家者流求道于天地之先強作聰明欲論宇宙之終始也同段中又續論之曰

乾鑿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危構四級于無形之先哀哉其日習于太極而不察也故曰闔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有戶則必有材以爲戶者則必有地以置戶者闔則必有闔之者闔則必有闔之者爲之置之闔之彼遂以爲是太極也且以爲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也夫爲之置之必有材矣大匠不能搏空以造樞椳闔之闔之必有情矣抱闔不能無司以爲啓閉材則其陰陽也情則其往



來也使陰陽未有之先而有太極是材不夙庀而情無適主使儀象  
既有之後遂非太極是材窮于一用而情盡于一往矣又何以云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乎故不知其固有則絀有以崇無不知其同有  
則獎無以治有無不可崇有不待治故曰太極有於易以有易不相  
爲離之謂也彼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紛紜者虛爲之名而亡實亦  
何爲者邪彼且曰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有無者或且曰七識  
以爲種子八識以爲含藏一念緣起無生嗚呼毀乾坤以蔑易者必

此言夫

外傳卷五  
頁四十二

天地妙化日新不窮妙化所用以日新者不外陰陽之材陰陽所能以日  
新者不外往來之情陰陽則必往來往來而必有陰陽天地之終始恒如  
是也陰陽未有之先而尙有一級則陰陽者材也孰能無材而生造化也  
哉一級不已而層累而上之豈有窮哉故知太極者始有之終有之前有  
之後有之無時非造化無造化非道也故先生斷之曰易有太極固有之

也固有之則無不生之時時時而無非太極無不生之時則無無而常有故先生申之曰不知其固有則絀有以崇無先生又斷之曰易有太極同有之也同有之則無不生之地處處而無非太極無不生之地則亦無無而常有故先生復申之曰不知其同有則獎無以治有總之先生不崇虛無處處依有之思想一貫也若夫異端曲說如老如釋亦惡知夫道之實際哉周易外傳卷五中復申之曰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或曰搏聚而合之一也或曰分析而各一之也嗚呼此微言所以絕也以爲分析而各一之者謂陰陽不可稍有所畸勝陰歸于陰陽歸于陽而道在其中則于陰于陽而皆非道而道且游于其虛于是而老氏之說起矣觀陰之微觀陽之妙則陰陽瓦解而道有餘地矣以爲搏聚而合之一者謂陰陽皆偶合者也同即異總即別成即毀而道函其外則以陰以陽而皆非道而道統爲攝于是而釋氏之說起矣陰還于陰陽還于陽則陰陽退處而道爲

大圓矣于是或忌陰陽而巧避之或賤陰陽而欲轉之而陰陽之外有道陰也陽也道也相與爲三而一其三其說充塞而且囂囂然曰儒者言道陰陽而已矣是可道之道而非常道也是漚合之塵而非真如也亂之者叛之學士不能體其微言啓戶而召之攻亦烈矣哉嘗論之曰道者物所衆著而共由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見之實也物之所由惟其有可循之恒也既盈兩間而無不可見盈兩間而無不可循故盈兩間皆道也可見者其象也可循者其形也出乎象入乎形出乎形入乎象兩間皆形象則兩間皆陰陽也兩間皆陰陽兩間皆道夫誰留餘地以授之虛而使游誰復爲大圓者以函之而轉之乎其際無間不可以游其外無涯不可以函雖然此陰陽者惡乎其著而由之以皆備而各得邪易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之一之云者蓋以言夫主持而分劑之也陰陽之生一太極之動靜也動者靈以生明以晰天下而不塞靜者保而處重以凝天下而不浮則

其爲實既可爲道之體矣夫天下能治其所不堪不能強其所不受固矣是以道得一之一之而爲之分劑也乃其必有之分劑者陽躁以廉往有餘而來不足陰重以嗇來恒疾而往恒遲則任數之固然而各有竭故道也者有時而任其性有時而弼其情有時而盡其才有時而節其氣有所宜陽則登陽有所宜陰則進陰如是則皆有分劑之者孰爲爲之而莫不爲則道相陰陽孰令聽之而莫不聽則陰陽亦固有夫道矣動因道以動靜因道以靜任其性而有功弼其情而非不樂也盡其才而不倦節其氣而不苑也人之生也固然沂而上之有天有地以有山澤水火雷風亦豈有不然者哉惟然非有自外函之以合其離也非有自虛游之以離其合也其一之一之者即與爲體挾與流行而持之以不過者也無與主持而何以情異數畸之陰陽和以不爭而隨器皆備乎和以不爭則善也其有物之生者此也非有先後而續其介以爲繼矣隨器皆備則性也非待思爲而



立其則以爲成矣是故于陰而道在于陽而道在于陰陽之乘時而道在于陰陽之定位而道在天方命人和而無差以爲善而道在人已承天隨器不虧而道在持之者固無在而不主之也一之一之而與共焉即行其中而即爲之主道不行而陰陽廢陰陽不具而道亦亡言道者亦要于是而已是故有象可見而象皆可著也有數可循而無不共由也未有之先此已生已有之後此已成往古來今則今日也不聞不見則視聽也幹運變化而不窮充足清寧而不亂道之縑盡此而已如曰搏聚而合之也分析而置之也以是謂之曰一道

惡乎而不隱易惡乎而不廢哉

外傳卷五  
頁二十六

處處而有可見之實處處而有可循之恆一切皆形象一切皆陰陽確然灼然而何離奇巧妄之能惑哉崇虛無者賤有賤生而遂並陰陽而賤之置道于陰陽之中如另一物焉視不可見聽不可聞游于其虛而運之夫陰陽而有虛豈非戲語有一物焉且能游于其中則浮淺之識直同初民

矣幻世界者斥有斥生而遂並陰陽而斥之置道于陰陽之外如有一物焉雖視不可見聽不可聞而凡人所可見可聞之實無不統攝于是包羅于是認作實有者妄也以爲見聞者亦妄也陰陽而皆偶合者也漚合之塵而非真如也夫陰陽而爲漚合孰爲真者離却可循衆著者不執必執不可捉摸之虛幻亦何足以服人哉前者爲老氏後者爲釋氏持論雖異而離道于陰陽則同故先生力闢之也兩間皆陰陽兩間皆道夫誰留餘地以授之虛而使游誰復爲大圓者以函之而轉之乎其際無間不可以游其外無涯不可以函陰陽者充塞兩間渾淪無間者也

且太極者普遍的絕對者也生生妙化之一形容辭也不限于一時不拘于一地易有太極太極而亦有易生生之初固太極生生之後亦未離于太極時時而有生生之妙用陰陽與道安能相離耶陰陽之生一太極之動靜就太極之動者而以爲有物名之曰陽靜者而以爲又有物名之曰陰耳非太極一物陰與陽又爲一物也妙化不外動靜動者靜者既有物

矣又何必設一司妙化之總者而名之哉

雖然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一之一之云者非主持分劑之謂乎既有主持分劑夫陰陽者則何不可以實之然而有辨其一之一之者非立于其虛亦非據于其外而命令之就妙化之條理不妄和以不爭而隨器皆備者言之則謂之有主持分劑者耳實則此乃妙化之德不假外求與生俱有者也與生俱有故所謂一之一之者即與爲體挾與流行而持之以不過挾與流行故于陰而道在于陽而道在無在而不主之道不行而陰陽廢無生生妙化之德則陰陽無自而分也陰陽不具而道亦亡無陰陽二物之實體則生生之德亦無從著也道不離器而可搏聚而合之分析而置之也乎易外傳卷一中又曰

或曰男不偏陽女不偏陰所以使然者天地天不偏陽地不偏陰所以使然者誰也曰道也曰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今日道使天地然是先天地而有道矣不偏而成是混成矣然則老子之言

信乎曰非也道者天地精粹之用與天地並行而未有先後者也使  
先天地以生則有有道而無天地之日矣彼何寓哉而誰得志之曰  
道天地之成男女者日行于人之中而以良能起變化非碧霄黃壚  
取給而來貺之奚况于道之與天地且先立而旋造之乎若夫混成  
之云見其合而不知其合之妙也故曰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必太極  
矣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各有其時一動一靜各有其紀于

是者乃謂之道

外傳卷  
一頁二

道者天地精粹之用非先天之一物也老氏道先天地之說陋矣

思問錄內篇曰

無極無有一極也無有不極也有一極則有不極矣無極而太極也  
無有不極乃謂太極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行而後知有道道猶路  
也得而後見有德德猶得也儲天下之用給天下之得者舉無能名  
言之天曰無極人曰至善通天人曰誠合體用曰中皆贊辭也知者



喻之耳喻之而後可與知道可與見德

思內二

儲天下之用給天下之得者舉無能名言之天曰無極贊辭也知者喻之耳觀此數語而尙謂道或太極爲主宰之一物先乎天地者吾不欲辯之矣外傳又曰

今夫水穀之化爲清濁之氣以育榮衛其化也合同其分也纖悉不然則病道有留滯於陰陽未判之先而混成者則道病矣而惡乎其生天地也夫道之生天地者則即天地之體道者是已故天體道以爲行則健而乾地體道以爲勢則順而坤無有先之者矣體道之全而行與勢各有其德無始混而後分矣語其分則有太極而必有動靜之殊矣語其合則形器之餘終無有偏焉者而亦可謂之混成矣

夫老氏則惡足以語此哉

外傳卷一頁二

道之生天地者則即天地之體道者二語以淺語釋之則曰所謂道生天地者非道如父天地如子也天地而必有其所以日用健行之德以其有

日用健行之德而始生生不已斯其所以云道生天地也然則老氏之說不大誣耶其由皆原于以體求天故周易大象解曰

蒼蒼者無正浩浩者無極天不可以體求也理氣渾淪運動於地上時於焉行物於焉生則天之行者爾天體不可以人能效所可效者其行之健也唯異端強求肖天體而君子安于人道而不敢妄乾道大矣君子僅用之于自強不息不敢妄用之也妄用天者爲妄人

大象

解頁

謬見之生復由于太極圖以一圓圈象太極之意故先生復釋之

繪太極圖無已而繪一圓圈爾非有匡郭也如繪珠之與繪環無以異實則珠環懸殊矣珠無中邊之別太極雖虛而理氣充凝亦無內外虛實之異從來說者竟作一圓圈圍二殊五行于中悖矣此理氣遇方則方遇圓則圓或大或小細縕變化初無定質無已而以圓寫之者取其不滯而已王充謂從遠觀火但見其圓亦此理也

思外

太極爲虛非實體也妙化之贊辭耳遇方則方遇圓則圓絜緼變化初無定質而不滯生生之德無所變而無太極也孟子大全說中亦曰

太極圖上面一圈先儒畫圖時也只得如此畫如人畫日也須只在四圍描一輪郭究竟日體中邊一樣赫赫地何嘗有輪郭也太極圖中間空白處與四圍一墨線處何異不成是一巨穀子如圍竹作籬中間縊著他物在內今試反求之于此心那裏是他輪郭處不成三焦空處盛此肉心裏面孔子作包含事理地位耶一身若虛若實腑臟血肉筋骨皮膚神明何所不行何所不在只此身便是神明之舍

而豈心之謂與

孟子三頁十五三

心之神明只身便是無有輪郭即無時無處非太極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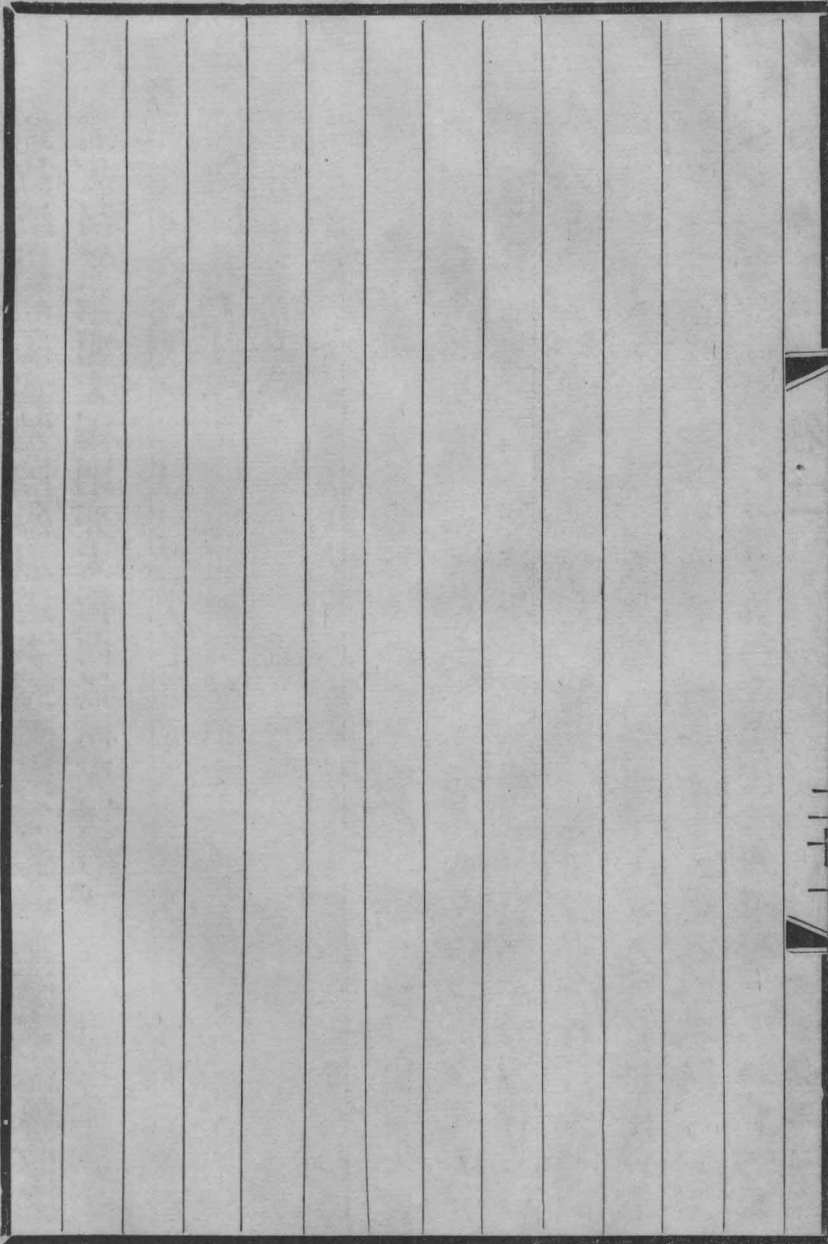
嗚呼反覆申明累數千言先生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引一小段以終篇讀者會心焉可也

天地人三始者也無有天而無地無有天地而無人無有道而無天

地故道以陰陽爲體陰陽以道爲體交與爲體終無有虛懸孤致之  
道故曰無極而太極則亦太極而無極矣

周易外傳  
卷三頁一





論陰陽

太極者陰陽渾合之妙者而已就陰陽之妙而謂之太極則既論太極理當述及陰陽請先閱易內傳之說

陰陽者太極所有之實也凡兩間之所有爲形爲象爲精爲氣爲清爲濁自雷風水火山澤以至蝸子萌芽之小自成形而上以至未有成形相與網緼以待用之初皆此二者之充塞無間而判然各爲一物其性情才質功效皆不可強之而同動靜者陰陽交感之幾也動者陰陽之動靜者陰陽之靜也其謂動屬陽靜屬陰者以其性之所利而用之所著者言之爾非動之外無陽之實體靜之外無陰之實體因動靜而始有陰陽也故曰陰陽無始言其在動靜之先也陽輕清以健而恒爲動先乃以動乎陰而陰亦動陰重濁以順非感不動恒處乎靜陽既麗乎陰則陽亦靜靜而陰之體見焉非無陽也動而陽之用章焉非無陰也猶噓吸本有清溫之氣因噓吸而出入也

故可謂之靜生陰動生陽而非本無而始生尤非動之謂陽靜之謂陰也合之則爲太極分之則謂之陰陽不可強同而不相悖害謂之太和皆以言乎陰陽靜存之體而動發亦不失也然陰陽充滿乎兩間而盈天地之間惟陰陽而已矣無有陰而無陽無有陽而無陰兩相倚而不離隨其隱見一彼一此之互相往來雖多寡之不齊必交待以成也一形之成必起一事一精之用必載一氣濁以清而靈清以濁而定若經營之若搏挽之不見其爲巧無以踰此則分劑之之密主持之之定合同之之和也此太極之所以出生萬物成萬理而

起萬事者也

內傳卷五上  
頁十九二十

陰陽者何也太極所有之實判然各爲一物其性情才質功效皆不可強之而同者也其在動靜之先並不因動靜而始有所謂靜生陰動生陽者謂動而陽之用章靜而陰之體著非謂陰陽本無因動靜而始有尤非謂動之謂陽靜之謂陰也然陰陽雖實有而爲二物乃兩相倚而不離必

交待以相成無有陰而無陽無有陽而無陰之化雖爲二物而分劑甚密主持甚定合同甚和此則太極之妙用也陰陽之爲實物且爲二物也奈何周易內傳發例曰

陰陽者二物未體之名也盈兩間皆此二物凡位皆其位無入而不自得不可云當位不當位應不應故于吉凶悔吝無取焉陰陽之或見或隱往來發見乎卦而成乎用則陽剛而陰柔性情各見功效各成於是而有才於是而有情則盛德大業之所自出而吉凶悔吝之所自生也剛之性喜動柔之性喜靜其情才因以然尔而陽有動有靜陰亦有靜有動則陽雖喜動而必靜陰雖喜靜而必動故卦無動靜而筮有動靜故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陰非徒靜靜亦未即爲陰陽非徒動動即未必爲陽明矣易故代陰陽之辭曰柔剛而不曰動靜陰陽剛柔不倚動靜而動靜非有恆也周子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者其功用發見之謂動則陽之化行



靜則陰之體定爾非初無陰陽因動靜而始有也今有物於此運而用之則曰動置而安處之則曰靜然必有物也以效乎動靜太極無陰陽之實體則抑何所運而何所置耶抑豈止此一物動靜異而遂判然爲兩耶夫陰陽之實有二物明矣自其氣之冲微而未凝者則陰陽皆不可見自其成象成形者言之則各有成質而不相紊自其合同而化者則渾淪於太極之中而爲一自其清濁虛實大小之殊異則固爲二就其二而統言其性情功效則曰剛曰柔陰陽必動必靜而動靜者陰陽之動靜也體有用而用其體豈待可用而始乃有體乎若夫以人之噓而暝爲陽吸而寒爲陰謂天地止一氣而噓吸分爲二殊乃以實求之天其噓乎地其吸乎噓而成男乎吸而成女乎噓則剛乎吸則柔乎其不然審矣人之噓而暝者腹中之氣温也吸而寒者空中之氣清也亦非一氣也况天地固有之陰陽其質或剛或柔其德或健或順其體或清或濁或輕或重爲男爲女爲君子

爲小人爲文爲武判然必不可使陰之爲陽陽之爲陰而豈動靜之

頃倏焉變易而大相反哉

內傳發例  
頁十二

陰陽者實物之名動靜者二物之情然也因有陰陽之實物而後人見有動者靜者以相效於兩間非然者孰爲之動而孰爲之靜耶陰陽者不可見動靜則可見者也陰陽可疑動靜則不可疑也動靜非妄則效乎動靜者安得爲妄無不能生有此陰陽之所以爲實物之理證也然陰陽又何以知其爲二物也靜而陰之體著動而陽之用章陰陽雖非因動靜而始有而實因動靜而始發見其功用使陰陽者爲一物則或動或靜其爲功用也必不能判然爲兩而何以竟判然爲兩耶一物之功用祇因動靜而表見者遂迥不同天下豈有是理動靜異而遂判然爲兩以是知陰陽之實爲二物而非一也明矣此又陰陽之爲二物之理證也且其理證尙不止此張子正蒙注曰

老氏以天地如橐籥動而生風是虛能于無生有變幻無窮而氣不

鼓動則無是有限矣然則孰鼓其橐籥令生氣乎有無混一者可見  
謂之有不可見遂謂之無其實動靜有時而陰陽常在有無無異也  
誤解太極圖者謂太極本未有陰陽因動而始生陽靜而始生陰不  
知動靜所生之陰陽爲寒暑潤燥男女之情質乃固有之蘊其綱緼  
充滿在動靜之先動靜者即此陰陽之動靜動則陰變于陽靜則陽  
凝于陰非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本無二氣由動靜而生如老氏  
之說也

正蒙一  
上九

此亦根據無不能生有之理立論也老氏以天地如橐籥動而生風然橐  
籥之中畢竟有氣使如真空則不惟鼓動不得且不能生風矣天地間而  
無陰陽二氣則何以能效夫動靜乎動靜者即此陰陽之動靜無陰陽而  
一動一靜者誰耶正蒙注又曰

成而爲象則有陰有陽效而爲法則有剛有柔立而爲性則有仁有  
義皆太極本所並有合同而化之實體也故謂太極靜而生陰動而

生陽自其動幾已後之化言之則陰陽因動靜而著若其本有爲所動所靜者則陰陽各有其體而動靜者乃陰陽之動靜也靜則陰氣聚而函陽動則陽氣伸以盪陰陰陽之非因動靜而始有明矣正蒙七下頁四若其本有爲所動所靜者則陰陽各有其體此亦因動靜之可見推論其必有所動所靜者而知陰陽之爲實物也

以上二條皆證陰陽之爲實物也至于其爲二物則亦請閱正蒙注其言曰

陰陽合于太和而性情不能不異惟異生感故交相訢合于旣感之後而法象以著藉令本無陰陽兩體虛實清濁之實則無所容其感通而謂未感之先初無太和亦可矣

動靜者感通之謂也感通者必有二物此感于彼彼應于此而後其效乃著若一物而孤據于此何所容其感通乎將感通夫虛無乎抑感通夫自體乎以其有動靜則其必有二物相異也審矣此陰陽之所以確然而爲



二物也故周易內傳曰

陰陽者定體也確然隕然爲二物而不可易者也而陰變陽合交相

感以成天下之亶亶者存乎相易之大用

內傳卷一頁一

陰陽雖爲二物而實渾淪無間相倚而不離故正蒙注曰

陰陽異撰而其絪縕于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和之

至矣

正蒙上一

又曰

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

正蒙上一

太虛之中皆陰陽二氣充塞瀰滿然其始固渾淪合同和之至非爾爲爾

我爲我也故又曰

陰陽之始本一也而因動靜分而爲兩迨其成又合陰陽于一也如

男陽也而非無陰女陰也而非無陽以至于草木魚鳥無孤陽之

物亦無孤陰之物唯深于格物者知之

本一者太和之謂也非謂陰陽爲一物也因動靜分而爲兩者因動靜而兩之體始著非一物因動靜而析離也迨其成又合陰陽于一者陰陽不孤立必交相倚之意也故于陰陽必確然知其爲異而又毅然斷其爲一而後陰陽之真義始明正蒙注復曰

虛者太虛之量實者氣之充周也升降飛揚而無間隙則有動者以流行則有靜者以凝止于是而靜者以陰爲性雖陽之靜亦陰也動者以陽爲性雖陰之動亦陽也陰陽分象而剛柔分形剛者陽之質而剛中非無陰柔者陰之質而柔中非無陽就象而言之分陰分陽就形而言之分柔分剛就性而言之分仁分義分言之則辨其異合體之則會其通

正蒙一  
上十二

周易內傳亦曰

陽之舒也變動不居而爲天之氣故曰陰靜而陽動陽非無靜其靜也動之性不失陰非無動其動也靜之體自存

內傳卷二下  
頁四十五

其靜也動之性不失其動也靜之體自存分言之則辨其異合體之則會其通觀此四語而陰陽之性質明矣

論動靜

陰陽雖爲二物而實相倚不離相函相有動靜其外著之功能也相函則方靜方動方靜主靜者非也先生深惡虛無故力闢寂靜之昧于道先生倡導日新故力主興震動爲茲先縷列其駁寂靜之言以明其旨

動靜相函如晝夜異時而天運不息晝必可夜夜必可晝也

內傳卷五  
頁十一

動靜相函者動中有靜靜中亦有動之謂也二者平列而主靜之非自在言外又曰

動而無靜之體非善動也靜而無動之理非善靜也

內傳卷二  
頁十九

此亦動靜相需之意動靜相需相函則先之以靜而主之者非也且不僅主靜非也尤宜主動外傳曰

太極之在兩間無初無終而不可間也無彼無此而不可破也自大至細而象皆其象自一至萬而數皆其數故空不流而實不窒靈不私而頑不遺亦靜不先而動不後矣夫惟從無至有者先靜後動而



靜非其靜從有益有則無有先後而動要以先

外傳卷五  
頁三十三

動靜者一造化之妙用施其情才者而已耳造化之妙用無時不生無時不充塞於兩間渾淪無間而何靜先動後之分哉且動靜既爲情才則必動而後方顯其功效是則當以動爲先矣不然使太極而爲一廢然之死物固立不動則動靜何自而生以其有動靜知其必先之以動也審矣先之以動故主動爲亟思問錄內篇曰

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一動一靜闔闢之謂也由闔而闢由闢而闔是動也廢然之

靜則是息矣至誠無息况天地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靜之有

思內  
三一

動而云動之動靜而亦云動之靜此以動爲主之義也故曰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以闔闢比動靜甚妙闔者動之動也闔者動之靜也不動固不闔而不動亦豈能闔哉不動則息矣故主動爲亟也內傳曰

天地萬物之情感於外則必動於內故不感則已一感則無有能靜

者內傳卷三  
上頁四

天地萬物之妙一陰陽之相感而已相感不息則動爲常則矣又曰

無靜而不動無退而不進天之理數人心自有之幾也內傳卷四上  
頁二十四

不特動爲常則雖靜而亦動易內傳曰

方靜而忽動非蹶然而興也靜而不廢動之誠則動可忽生而不昧其幾也坤之爲德純乎虛靜虛者私意不生靜者私欲不亂故虛而

含實靜而善動之理存焉內傳卷二  
頁十七

靜而不廢動之誠故靜復能生動若主靜廢動則息矣息與死也何異哉詩廣傳中大倡主動之旨其言曰

與其專言靜也無寧言動何也動靜無端者也故專言靜未有能靜者也性之體靜而效動苟不足以效動則靜無性矣既無性又奚所靜邪性效于情情效于才情才之效皆效以動也然而情之效喜留才之效易倦往往不能全效于性而性亦多所缺陷以自疑故天下

之不能動者未有能靜者也且夫人亦有志矣天下亦有量矣人事日生而不可禦矣不勤胡成不獲其志欲忘而不能惡乎靜不勤失時弗能豫而必遽圖之早者崇朝救其後者經旬彌月而不逮惡乎靜不勤而姑待姑待而事又生補前綴後情分財散智者不逮愚者之半煩冤以永日惡乎靜是故天下之能靜者未有不自動得者也

詩廣傳卷  
一頁四十

與其專言靜無寧言動主動之旨明標出矣動靜無端即靜即動動靜者循環不已循環之所以不已即常動之故也其偶爾動之靜者情之或留才之或倦耳是靜亦爲情才之效而情才皆效以動故曰天下之不能動者未有能靜者也此就動靜之幾而言主動之要也再以人事人性徵之人事甚多日生而不可禦若不主動何以生勤不勤而何以成事人之性多欲望亦日生而不可禦若不主動何以饜之不饜而何以安心惟主動而勤事小成而欲少饜然後心或能博些微之靜故曰天下之能靜者未

有不自動得者也然則主動之要爲如何哉周易外傳亦暢斯旨其言曰  
嘗近取而驗之人之有心晝夜用而不息雖人欲雜動而所資以見  
天理者舍此心而奚主其不用而靜且輕則寤寐之頃是也且晝之  
所爲其非寤寐之所得主明矣寐而有夢則皆其荒唐辟謬而不可  
據今有人焉據所夢者以爲適從則豈不僥乎彼徒曰言出于不言  
行出于不行而以是爲言行之主夫不言者在方言不行者在方行  
之際則口與足之以意爲主者也故意誠而後心正居動以治靜也  
而苟以不言不行爲所自出也則所出者待之矣是人之將言必默  
然良久而後有音其將行也必疑立經時而後能步矣此人也必斷  
續安排之久如痲瘡之間日而發也豈天地之正而人之純粹以精  
者哉

夫理以充氣而氣以充理理氣交充而互相持和而相守以爲之精  
則所以爲主者在焉而抑氣之躁求理之靜如越人熏王子而強爲



之君曰不言不行言行之所出也今瘖者非無不言而終不能言痿者非無不行而終不能行彼理著而氣不至也由是觀之動者不藉于靜不亦諗乎夫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江河無積水而百川相因以注之止水之窪九夏之方燠而已涸也今日其始立則杳冥恍惚以爲真也其方感也則靜且輕者以爲根也是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驅獸孔子之作春秋日動以負重將且紛謬瞽亂而言行交詘而飽食終日之徒使之窮物理應事機抑將智力沛發而不衰是圈豕賢于人而頑石飛蟲賢于圈豕也則可不謂至誣也乎故不行者亦出于行不言者亦出于言互相爲出均不可執之爲主自其爲之主以始者帝也其充而相持和而相守者是也

外傳卷四頁六

人心用而不息是常動也安能主靜人心之靜則寤寐之頃而已而寤寐之頃豈能有所作爲哉此主靜之不足爲訓也主靜者必謂動藉于靜也而驗之瘖者痿者之不能言不能步而豈諗哉才以用而日生思以用而

愈靈是一切作爲皆由動而日榮也謂靜爲動根爲一切成功之母者是  
既昧于格物且不知性者也

主靜之非大略如上述灼知其非而動靜之靜與俗所謂之寂靜別矣思  
內曰

陰禮陽樂禮主乎減樂主乎盈陰陽之撰可體驗者莫此爲顯故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陰陽之幾也禮樂之蘊也幽者明之  
藏明者幽之顯也知此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有條理陰有  
秩序非有以生之則條理不成秩序亦無自而設矣靜生秩叙非幽  
謐闐寂之爲靜可知嗚呼靜之所生秩序之實森森乎其不可斲而  
孰其見之

思內  
五

靜生秩序非幽謐闐寂之爲靜也

主靜既破請立主動夫動者天地之心也人不效天地之心而效其體此  
所以致誤而不知也周易內傳曰

人之所以生者非天地之心乎見之而後可以知生知生而後可以體天地之德體德而後可以達化知生者知性者也知性而後可以善用吾情知用吾情而後可以動物故聖功雖謹於下學而必以見天地之心爲入德之門天地之心不易見於吾心之復幾見之爾天地無心而成化而資始資生於形氣方營之際若有所必然而不容已者擬之於人則心也乃異端執天地之體以爲心見其窅然而空塊然而靜謂之自然謂之虛靜謂之常寂光謂之大圓鏡則是執一嗒然交喪頑而不靈之體以爲天地之心而欲效法之夫天清地甯恆靜處其域而不動人所目視耳聽而謂其固然者也若其忽然而感忽然而合神非形而使有形形非神而使有神其靈警應機鼓之盪之於無聲無臭之中人不得而見也乃因其耳目之官有所窘塞遂不信其妙用之所自生異端之愚莫甚於此而又從爲之說曰此妄也不動者其真也則以惑世誣民而爲天地之所棄久矣故所貴

於靜者以動之已亟則流於偏而忘其全故不如息動而使不流而動豈可終息也哉使終息之而槁木死灰之下心已喪盡心喪而形存莊周所謂雖謂之不死也奚益而不知自陷其中也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非知道孰能識之卓哉其言之乎自人而言之耳目口體與聲色臭味皆立於天地之間物自爲物己自爲己各靜止其域而不相攝乃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自爲體而無能相動則死是己其未死而或流於利欲者非心也耳目口體之微明浮動於外習見習聞相引以如馳而反居其退藏之地則固頑靜而不興者也陽之動也一念之幾微發於俄頃於人情物理之沓至而知物之與我相貫通者不容不辨其理耳目口體之應乎心者不容於掩抑所謂惻隱之心是已惻者旁發于物感相蒙之下隱者微動而不可以名言舉似如痛癢之自知人莫能喻也此幾之動利害不能搖好惡不能違生死不能亂爲體微而爲



用至大擴而充之則忠孝友恭禮樂刑政皆利於攸往而莫之能禦  
則夫天地之所以行四時生百物亘古今而不息者皆此動之一幾  
相續不舍而非宥然而清塊然而寧之爲天地也審矣邵子之詩曰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其言逆矣萬物未生處一陽初動時乃天  
地之心也然非特此也萬物已生而一陽之初起猶相繼而微動也  
又曰元酒味方淡是得半之說也淡可以生五味非舍五味而求其  
淡也又曰大音聲正希則愈非矣希聲者聲之餘也是剝上之一陽  
也金聲而後玉振之希出乎震聲非希也限於耳官之不聞而謂之  
希也其曰天心無轉移則顯與反復其道之旨相違矣天地之心無  
一息而不動無一息而非復不怙其已然不聽其自然故其於人也  
爲不忍之心欲姑置之以自息於靜而不容已而豈大死涅槃歸根  
復命無轉無移之邪說所得與知哉是則耳目口體止其官人倫物  
理靜處其所而必以此心惻然悱然欲罷不能之初幾爲體天地之

心而不昧自其不流于物也則可謂之靜而固非淡味希聲以求避咎也是心也發于智之端則爲好學發於仁之端則爲力行發于勇之端則爲知恥其實一也陽剛之初動者也晦之所以明亂之所以治人欲繁興而天理流行乎中皆此也一念之動以剛直擴充之而

與天地合其德矣

內傳卷二  
下頁十八

天地之實體陰陽而已矣而陰陽者固有夫太極之妙化者也體之貴以其用之貴陰陽而塊然廢物則兩間之至賤者矣孰爲法之法天者法其太極之妙用也太極之妙用固有同有而生于一陽之發動莫或主之而若不容已莫或使之而相感相成息息相繼而天地之化遂日新以不窮人亦猶是也不有惻隱之心以與天地萬物若痛癢之相關以相貫通則人宜物曲何自而利導之乎擴充此惻然悱然欲罷不能之初幾以與天地之體相會而後萬物始能皆備于我而後盡性始可以知天怙于寂靜不主震動者安足以語此孟子大全說亦曰

天地自然之氣行于人物之中其昌大清虛過而不可留生而不可  
遏者儘他作弄何曾柰得他絲毫動則人之所可存可養者心而已  
矣故孟子之言養氣于義有事而于氣無功也若說旦晝有爲之時  
爲牯亡之所集卻便禁住此心不倚羣動而與夜之息也相似以待  
清氣之生此抑爲道家言者極頂處喚作元牝乃不知天地之氣恒  
生于動而不生于靜故程子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若一向靜去則在  
己者先已解散枯槁如何凝得者氣住氣不充體則心已失其所存  
之基則生而死人而鬼靈而蠢人而物其異于蚓之結而鼈之縮者  
幾何耶

孟子三頁  
二十三

天地之氣恒生于動而不生于靜效者效其動而已矣異端惟不知此一  
陽之動惻怛而不容于己者爲一切行爲之幾故主寂靜之旨嗚呼拒物  
失明陰濁養惡者胥此爲之厲階內傳復曰

人莫悲于心死則非其能動萬善不生而惡積于不自知欲相暱利

相困習氣相襲以安皆重陰凝滯之氣閉人之生理者也而或以因  
而任之恬而安之謂之爲靜以制其心之動而不使出與物感則拘  
守幽曖而喪其神明偷安以自怡始于笑言而卒于恐懼甚哉致虛  
守靜之說以害人心至烈也初動之幾惻隱之心介然發于未有思  
未有爲之中則怠與欲劃然分裂而漸散以退由是而羞惡恭敬是  
非之心怵惕交集而無一念之敢康鷄鳴而起孳孳以集萬善而若  
將不逮其情兢兢也則其福笑言也其及者遠也則其所守者定也  
王道盡于無逸聖學審于研幾內傳卷四  
上頁十四

嗚呼聞先生之大聲疾呼而有不醒主靜之夢者哉能動則萬善生怠與  
欲漸散以退如太陽一出而燭火自息也天地之動幾不息者也誰能離  
此故內傳復曰

太和清剛之氣動而不息無大不屆無小不察入乎地中出乎地上  
發起生化之理肇乎形成乎性以興起有爲而見乎德則凡物之本



事之始皆此以倡先而起用故其大莫與倫也木火水金川融山結  
靈蠢動植皆天至健之氣以爲資而肇始乃至人所成能信義智勇  
禮樂刑政以成典物者皆純乾之德命人爲性自然不睹不聞之中  
發爲惻悱不容己之幾以造羣動而見德亦莫非此元爲之資在天  
謂之元在人謂之仁

內傳卷  
一頁十

太和清剛之氣動而不息無大不屆無小不察舉不能出其範圍也又曰  
天下之有其始未有也而從無肇有興起舒暢之氣爲其初幾形未  
成化未著神志先舒以啓運而健莫不勝形化皆其所昭徹統羣有  
而無遺

內傳卷  
一頁三

興起舒暢之氣爲其初幾此即太和清剛之氣惻悱而不容己者也又曰  
易之言易簡者言純乾純坤不息無疆之知能也至健而無或不健  
至順而無或不順也小儒惰于敏求而樂于自用以驕語無事多求  
而道可逸獲異端則揮斥萬物滅裂造化偶有一隙之靜光侈爲函

蓋乾坤之妙悟而謂人倫物理之繁難爲塵垢糠粃人法未空之障礙天地之大用且毀而人且同于禽獸正與知大始作成物之背馳善學易者于健順求至其極則自易自簡慎勿輕言易簡也內傳卷五上頁九不息無疆之知能亦此惻怍不容已之幾也易簡者言此而已非怠惰不勤之謂也孟子大全說亦曰

易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云復其見天地之心只是此理動便是陽靜便是陰從其質而言之則爲陰陽從陰陽之所自生者而言之則只是動靜陰在天地也未便是不好底動以出靜以納出者所以虛而受納納者所以實而給出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到生物之化上則動者生也靜者殺也仁不仁亦遂以分矣聖人官天府地自知擇而用之所以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須作兩項說立天下之大本則須兼動靜而致功合陰陽以成能喜怒哀樂未發處必肖天地之動靜無端納以實而善其出若其

知天地之化育則只在動處體會以動者生而靜者殺也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與義卻俱在動處發見從動中又分此兩支仁動之靜也義動之動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動而不已而動者必因于物之感故易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此是天地之心所謂一陽來復數點梅花者是已樂記以感而遂通爲性之欲便大差謬所以他後面說物至知知一段直入異端窟白裏去聖賢以體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動字上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相一而疑相礙者合之於動則四德同功矣

孟子一頁五十一

天地之化育只在動處體會仁與義俱在動處發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動而已動者何感通之謂也主動則自然不靜不廢物矣於穆不已則動而不息也易外傳曰

一陰一陽之始方繼乎善初成乎性天人授受往來之際止此生理爲之初始故推善之所自生而贊其德曰元成性以還凝命在躬元

德之紹而仁之名乃立天理日流初終無間亦且日生于人之心惟嗜欲薄而心牖開則資始之元亦日新而與心遇非但在始生之俄頃而程子鷄雛觀仁之說未爲周徧要其胥爲所得所成之本原而非從功名利賴之已然者爭敗失之先則一也

外傳卷一頁四

資始之元清剛之氣也日新而與心遇非但在始生之頃此與氣化日新之論相符一貫者也

天地之心其不容已于動而不息也如此其流行於兩間充周於萬物者如何而施其效用耶則請觀易內傳其言曰

性函於心心之體處於至靜而惻然有動者仁也性之能麗於事物而不窮於其所施用也仁函於心本隱也而天理者未動而不測其所在雖或聞見有得而終不與已相親惻然內動乃以知吾心之有此而條緒昭察於心目之前則惟仁爲道之所顯也此陰陽固有其誠而必著其幾於動靜之介者也用麗於事物本著也而所以用者



卒不可得而見同一視聽而明昧之幾不可詰同一言動而得失之發不自知逮其用之已行則又成乎體而非其用故人所外著者皆體也而用則隱于中也變化錯綜于形聲兩泯之地用之密運乃一陰一陽主持分劑之微權而藏于動靜之中者也顯而微藏而著此陰陽配合參伍之妙一之一之之道也以其顯者鼓之使惻然而興以其藏者鼓之而不匱于一陰一陽之道流行于兩間充周于萬物者如此故吉凶悔吝無所擇而仁皆周用皆行焉

內傳卷五上  
頁二十四

仁函于心本隱而爲道之所顯鼓人惻然而興者此也但此乃鼓之于最初有爲之時使繼此而或中絕焉則仍無所成就也性皆有用本著而爲道之所藏繼續鼓之麗于事物而不窮不匱者此也嗚呼仁之所以周用之所以行此造化之所以生生不已也然則君子之爲德可知已內傳曰天地之化陰有時而乘權陽有時而退聽而生者天地之仁也殺者物之量窮而自槁也大體者天地之靈也小體者物欲之交也君也

者受命而以佑小人者也小人者違命以干君子者也人惟不先立  
乎其大者以奮興而有爲則玩生殺之機以食色爲性以一治一亂  
爲數之自然則陰干陽欲戕理濁溷清而天地之情晦蒙而不著惟  
君子積剛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動正其生理以止殺正其大體以治  
小體正君子之位以遠小人則二氣綢繆不已以陽動陰生萬物而  
正其性者深體其至大至剛不容己之仁而灼見之矣內傳卷三  
上頁十八

積剛以固德而不懈于動此君子之所以效天地而奮興以有爲者也奮  
興而有爲如洊雷之震此德之最當法者周易大象解曰

恐懼之下其情易茶修省之功緩則罔濟必如洊雷之震興起迫厲

乃克爲功

大象解頁  
二十三

易內傳亦曰

凡人之情怠荒退縮則心之神明閉而不發自謂能保守其身以保  
家保國不知心一閉塞則萬物交亂於前利欲乘之而日以偷竄惟

使此心之幾震動以出而與民物之理相爲酬酢而不甯然後中之  
所主御萬變而所守常定孟子之以知言養氣不動其心者如此

卷四上  
頁十五

內傳

惟有所怠廢者則有所疑惑純乎健而自強不息則無所凝滯而吉

凶消長自可旁通

內傳卷五  
上頁七

思問錄內篇則謂之曰誠于爲誠于爲者震動不容已之謂也

誠於爲則天下之蠢蠢者皆能生吾之心物無非天象也變無非天  
化也凶吉得失亨利悔吝無非天教也或導之以順或成之以逆無  
不受天之詔故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誠於爲而已矣

二十  
五

內思

俟解曰

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能興即謂之豪傑  
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然終日

勞而不能度越于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于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于亂世之大權也

俟解四

能興即震動之謂也  
觀以上諸論而主動之旨大明由天地之動幾而生萬物由人心之動幾而生萬事人必興震有爲方能與天通理而應事變於不失然動而曰幾必初起之頃方是所謂一念之幾微發於俄頃不容不有所興作者是也以此譬之人心則初念是已故先生最重人之初念不容有所戕賊此亦思想一貫之必致也易內傳曰

嘗推論之元在人而爲仁然而人心之動善惡之幾皆由乎初念豈元之定爲仁哉謂人之仁即元者謂乾之元也自然之動不雜乎物欲至剛也足以興四端萬善而不傷於物者至知也此乃體乾以爲



初心者也夫人無忌於羞惡不辨於是非不勤於恭敬乃至殘忍刻薄而喪其惻隱皆由於惰窳不振起之情因仍私利之便而與陰柔重濁之物欲相暱而安是以隨物意移不能自強而施強於物故雖躁動煩勞無須臾之靜而心之偷惰聽役於小體以懷安者弱莫甚焉惟其違乎乾之德是以一念初起即陷於非僻而成乎不仁惟以乾爲元而不雜以陰柔行乎其所不容已惻然一動之心強行而不息與天通理則仁於此顯焉

內傳卷一頁十

此云初念之所關者大也又曰

人心初動之幾天性見端之良能而動于後者感物之餘將流于妄若遏欲閉邪之道天理原不舍人欲而別爲體則當其始而遽爲禁抑則且絕人情而未得天理之正必有非所止而強止之患

內傳卷四上頁十六

初動之幾天性見端之良能動于後者感物之餘將流于妄此云初念之善也又曰

待物感而始生其心後念之明非本心之至善也方一起念之初毀譽吉凶皆無所施其逆億而但覺身之不修無以自安則言無過言行無過行卓然有以自立矣以誠之幾御官骸嗜欲而使之順則所謂爲仁由己

內傳卷二下  
頁二十二

以初念之善故先生有庸人後念賢于前念君子初幾明于後幾之言亦在易內傳其言曰

人之有明待後念之覺者牯亡之餘僅存之夜氣終不可恃也若昭質之未虧者一念初發中道燦然自能虛以受天下之善而不蔽于固陋迨其已知更求察焉則感于情僞而利害生私意起其所明者非其明矣故愚嘗有言庸人後念賢於前念君子初幾明於後幾天理在人心之中一麗乎正而天下之大美全體存焉夫子所以譏季孫之三思也

內傳卷二下  
頁五十三

船山學譜卷之二終